

弘簡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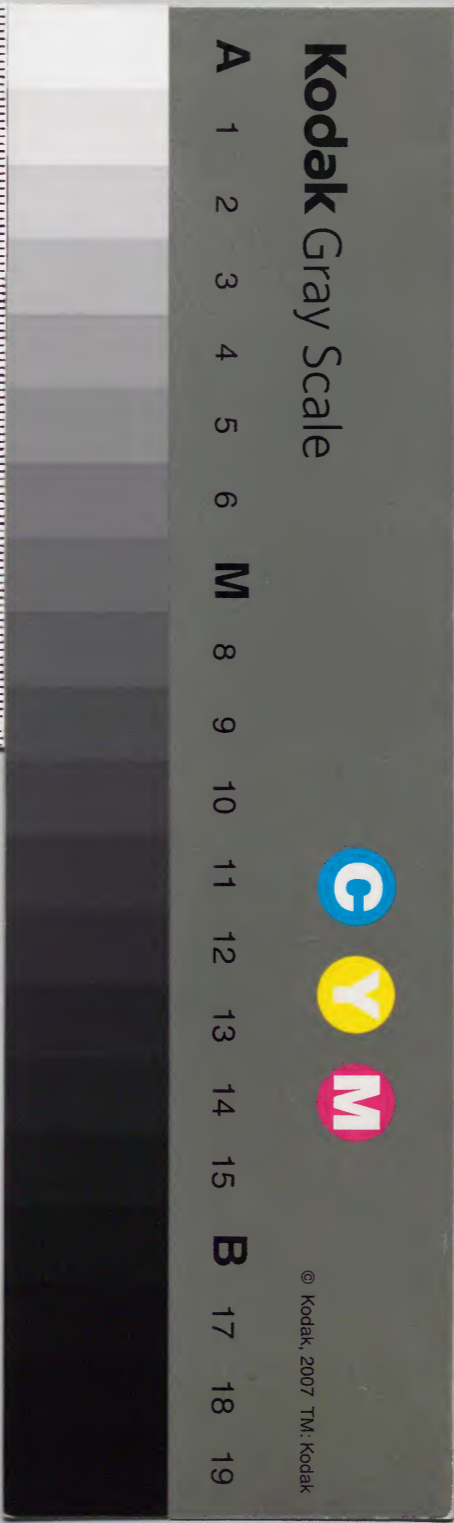
百九之十一



漢書門			
九	四	五	九
三	八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五	漢	
六	一	書	
函	九		
一	三	架	冊
三	六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06	
冊數	93	(38)	
函號	286	83	



弘簡錄卷一百之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十一

朱勝非

呂頤浩

范宗尹

陳康伯

朱倬

黃潛善

汪伯彥

子名

秦檜

子熈

万俟卨

湯思退

沈該

新增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上舍登第陟歷州縣靖康初為東道副  
總管權應天府其外舅乃張邦昌友使持檄至勝非械之以聞  
康王在濟州首往詣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  
計遂定策命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時屬草創憑一敗鼓  
草改元制辭氣嚴正人咸服之疏言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中國

淺草文庫

藉以持之則四裔服而諸夏自尊苟失其柄四裔得以交侵國  
家與契丹結好一旦乘其亂弱遠交金人是中國失其柄而外  
侮所由招也陛下龍飛之首宜壹明正始之道思其合於仁義  
者行之不合者置之則可以攘卻四裔紹復大業高宗嘉納之  
總制使錢蓋進職勝非封還錄黃言其昔在陝西棄師誤國罪  
言官衛膚敏坐論隆祐太后兄子徙官又奏人疑右外戚輕諫  
臣非所以示天下上皆從之建康二年除尚書右丞言宰執蔭  
敘繆濫祖宗舊制例不堂除只就銓注惟以禮罷政然後推恩  
趙普長子授莊宅使餘皆武臣范純仁子正平死於選調章惇  
子亦爲州縣幕職惟夏竦子安期王安石子雱趙越舊制以後  
蔡京六子四孫鄭居守劉正夫各二子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  
鄒洵仁洵武之二子並列從班此已往覆轍不可以不戒俄遷

門下兼中書侍郎從帝鎮江駕南幸命爲控扼使留經理建康  
特恩遷五官爲宣奉大夫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御營使苗傅劉正彥作亂擁兵至行宮門外上大驚勝  
非急扶上御樓詰問專殺之由賊語不遜繼勝非下樓委曲撫  
諭不從還奏臣義當死帝屏左右語曰當爲後圖若事不成死  
猶未晚傅等請上避位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不可顧勝非曰  
今日正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耶勝非曰王鈞甫乃苗傅  
腹心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還  
以告上退居顯忠寺翌日太后垂簾勝非請降赦以安傅等故  
事簾前必須二臣同對今事機有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其  
餘日引傅黨二人上殿以釋其疑太后可之語上曰賴相此人  
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勝非問鈞甫前言二將學不足如何

對曰如劉正彥手殺于淵軍中亦非之勝非又撼以言曰人言燕趙多奇士徒虛語耳上皇待燕士甚厚何無一人効力者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參議皆燕中名將嘗獻策滅契丹今敵所任多契丹舊人若使渡江首必禍君盍早為朝廷協力可乎鈞甫唯唯王世修來見又深結之諭以國家艱難正若等立功之秋誠能奮身立事從官豈難得乎世修喜時往來道軍中情實擢為工部侍郎傳欲改元正彥欲遷都建康為白太后二事權允其一不可令舍卒生變明日改元明受以詔示世修曰已從若請矣傳等欲挾上幸徽又欲幸越勝非諭以禍福而止喜曰凶豎真無能為也俄聞諸軍將至乘傳等懼挾以詔曰勤王師未進者使此問

公孫身何乎賊以為然即

宰及

宮外

太后手詔於四月朔勝非親率之詣睿聖宮挾上乘馬還宮傳復請以世修為參議官勝非曰世修已為從官豈可復從軍乎上既復辟面請罷政事上問誰可代者薦呂頤浩張浚又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以付之况此舉實所倡也上領之授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金兵渡江懼其追討請尊禮邦昌之後以謝敵尋除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紹興元年馬進陷江州御史沈與求論其赴鎮太緩降中大夫分司南京二年用頤浩薦除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給事胡安國御史張躋言其誤國交章論罷改兼侍讀提舉醴泉觀日赴都堂議事頤浩力引復其相位內艱起復兼知樞密院事上重修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卷初議者以為當尅期恢復不常厥居員外郎江端友嘗

引簡錄 卷一百九 三  
請營宗廟時論非之至是方定和議勝非白上營宗廟于  
又薦胡松年叅知政事御史常同劾松年乃王黼客徙同左史  
莫壽謫曲江其奴為勝非治疽而愈請復壽官姻家劉式為兵  
官獲盜不以赴部特旨改官會久雨累章自劾當罷者十一事  
魏矼亦論其罪遂罷五年應詔言戰守四事起知湖州與秦檜  
有隙廢居八年卒諡忠靖時議苗劉之變保護聖躬功居多力  
薦張浚乃其公也然獨受潛善風旨罷李綱草制言其狂妄又  
忌趙鼎凡所條奏皆從中沮止因事出鼎人以此少之所著閑  
居錄亦多其私說云

呂頤浩字元直樂陵人徙齊州父喪家貧躬耕以贍登進士為  
密州司戶參軍李清臣薦改邠州教授除宗子博士累官太府  
少卿龍圖閣燕山路轉運使辭疾提舉崇福宮高宗命知揚  
州駕幸入見陞戶部侍郎進尚書與韓世忠單騎造別賊張遇  
營壘說以逆順之理遇黨釋甲降進吏部尚書金人逼揚州駕  
將南渡召從臣問去留頤浩獨叩頭願且留此為江北聲援恐  
敵乘勢渡江事愈急不聽從幸錢塘拜密院同簽書江淮兩浙  
制置使還屯京口金人去攻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明受  
改元詔至倉卒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頤浩度必有兵變其子抗  
亦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日望拯救其肯遜位幼冲乎灼知兵  
變無疑即遣人寓書張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亦推  
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報以起兵狀乃與浚及諸將約會兵勤  
王時城中士民洶懼檄楊惟忠留屯以安人心且恐傅等計窺  
挾帝由廣德渡江飛惟忠豫備控扼俄有旨召頤浩赴院供職  
上言敵人乘戰勝之威羣盜有蠶起之勢與哀撥亂事屬艱難

豈容皇帝遷遷安享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兵發江寧舉鞭誓  
衆士皆感厲將至平江浚乘輕舟逐之相持而泣咨以大計願  
浩慷慨言曰某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永乏潛挽已陷腥膻  
之域設今事有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  
卽舟中命幕客李承草檄告四方討賊今世忠爲前軍後翼之  
已與浚總中軍分光世軍燬後同發平江傳黨託勅命軍騎入  
朝願浩馳奏所統將士忠義激發可合不可離師次秀州聞上  
已復辟勉勵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唇內事若不勉必  
反加我惡名翟義徐敬業可爲監戒進次臨平被甲並水次由  
入行陣親督諸軍破賊引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以手加額命  
代勝非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駕幸建  
康聞金人復入召問移蹕之地對曰金人謀以陛下所至爲邊

而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  
左右不可無相乃以世忠守鎮江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杜  
充敗績上曰事迫矣若何願浩遂進航海之策初建炎設御營  
使本因行幸總齊軍政故使宰相兼領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  
預願浩在位尤專恣中丞趙鼎論其過章十數上上以願浩倡  
義勤王特從優禮除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奉  
化賊蔣璉乘亂爲變劫願浩寘軍中上赦而招之尋除江東安  
撫大使兼知池州駐軍鄱陽值馬進圍江州遣巨師古赴援失  
利奔洪州上以願浩奮不顧身爲人所難但失於輕進詔王瓚  
以萬人速往策應願浩復軍左蠡得崔增衆萬餘勢復振遂擊  
敗賊乘勝至江州則城已陷矣及張俊敗馬進李成以餘衆降  
劉豫詔以淮南民未復業須威望大臣措置乃命兼宣撫鎮壽

春滁廬和無爲諸州招降趙延壽于分寧得其精銳五千分隸諸將時帳下兵不滿萬張琪自綴犯饒州有衆五萬郡人皇駭願浩命其將閻臯姚端崔邦弼列陣以待琪犯臯軍臯力戰端邦彥兩軍夾擊大敗之拜少保復爲左相兼知樞密院事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城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願浩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上上命願浩治軍旅秦檜理庶務除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諸大將皆隸焉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方抵常延壽軍叛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劉光世遣王德追至建平悉誅之又聞桑仲已死遂不進引疾求罷願浩旣還引朱勝非爲腹心謀共傾秦檜給事中胡安國言論勝非必誤大計不報安國求去并臺諫程瑀江濟吳表等言劉一正林待聘

樓焯皆落職而用黃龜年爲殿中侍御史劉棐爲右司諫幼穉罷之相願浩遂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兵已十六七萬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世忠張俊陳思恭張崇屢屢奏捷人有奮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剗豫二人童子知其不可願睿斷早定決策北向矧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難以舉事復請乘盜賊稍息遣使循行郡國平獄訟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願浩言綱縱暴無狀請罷宣撫改爲安撫使李光與願浩書言綱有大節四裔畏服願浩指以爲黨論罷之時朝廷方審量濫賞願浩多所縱舍右司王岡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謂何上亦怪其不奏蘇湖地震及泉州大水御史辛炳常同論願浩輔政二年無一善狀罷除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五年詔問戰守方畧條十

弘簡錄 卷一百九  
事以獻除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適柳衡桂陽盜起遣人悉平之帝在建康轉浙西安撫判臨安府行宮留守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上還臨安復除少傅加鎮南定江兩軍節度使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引疾求去除醴泉觀使九年金人歸河南地上欲命往陝西遣中使召赴行在以老病辭條上陝西利害謂無故歸地必有他意趣赴闕疾不能見卒贈太師封秦國公諡忠穆平生有膽畧善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人倚爲重胡安國勸以當法韓忠獻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讐爲戒惜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願浩與勝非創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大爲東南患云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少篤學工文辭宣和中廷對李邦彥擢置高第累遷侍御史右諫議大夫請從王雲言割棄三鎮

以紓禍言者非之罷張邦昌僭位復其職偕路允迪請康王勸進建炎初論李綱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不報出知舒州言者論宗尹嘗汙僞命責置鄂州召復爲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叅知政事呂頤浩罷命攝其位俄拜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年甫三十自來輔相未有如之者建炎末上無嫡嗣宗尹造膝以請上命宗室廣擇藝祖後得伯琮伯玖時諸盜據有州縣朝廷不能制宗尹疏言太祖收藩鎮之權百五十年法久則弊方今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兵力單寡豈宜坐視不變嘗稍復藩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並分爲鎮授諸將以鎮撫使爲名付以兵權俾蕃衛王室較之棄地豈不大相遠哉上從其言以京畿東西淮南湖北地授諸將分鎮凡軍興得便宜從事其間李成薛慶孔彥舟桑仲起於羣



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光郭仲威潰將又無總率統領且不遣  
援通餉故諸鎮鮮有能守其地者又請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  
賞修書營繕應奉開河免夫獄空之類悉皆釐正奏上檜力贊  
之時明堂覃恩上手劄云朕不欲歸過君父歛怨士大夫檜見  
上意堅乃反擠宗尹會沈與求亦以劾季陵并及宗尹遂求去  
上為罷與求乃復視事紹興元年日有黑子求罷亦不許既而  
密院都承旨闕凝戚里邢煥客省藍公佐并辛道宗三人上惡  
其與道宗兄弟往來又密院計議官王侂結公佐請除宗正丞  
侍御史張延壽劾罷侂宗尹遂謝政知温州卒年三十七為人  
頗有才智倖致通顯及為政多私其故屢為言官所詆獨建議  
遷侂於太祖六之靈不負云

陳康伯字子復陽人亨仲之子幼有學行中上舍丙利遷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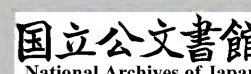
學正丁內艱適貴溪盜起康伯起義丁逆擊俘其渠魁邑得以  
全建炎末為勅令刪定官尋遷判衢州盜發白馬原督州兵協  
王師進討克之除大常博士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高宗幸建康  
以職事過闕得對請擇將帥上開納紹興八年除密院計議官  
遷司勳郎中與秦檜太學有舊檜嘗問康伯在郎省五年泮然  
無求不事偷合十三年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金還為館  
伴適端午賜扇帕與金使論拜受禮以為生事罷知泉州海盜  
間作康伯以上意招懷盜多山降籍為兵不逞倡亂者殺之州  
以無事秩滿三奉祠垂十年檜死乃起知漢州名對除吏部侍郎  
郎請節用寬民凡所在取民無藝者許監司互察臺諫彈劾尋  
兼禮戶二部乞會計歲用所入儲什之二以備水旱復兼刑部  
檜所與大獄有司希意羅織康伯悉為平讞直士大夫之冤公

論多之陞吏部尚書二十七年拜參知政事與同知樞密王倫  
言金以買馬非約爲言請備之明年兼權樞密院事二十九年  
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辭兼史館例  
賜銀絹亦辭減半上稱之曰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  
與湯思退共政命勿憚商確對曰大臣當盡忠奉公若依阿植  
黨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上嘆曰長者也三十  
一年轉左僕射加光祿大夫完顏亮立遣使致淵聖凶問且求  
淮漢地將相大臣入議康伯持初論不變請早爲之備乃建四  
策一增劉錡湖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將結民壯  
各保其境三劉寶獨當淮東將驕卒少不可倚四沿江諸郡修  
城積糧以固內地有旨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右  
相朱倬無一語獨康伯毅然以爲已任奏言敵寇賊盟天人共

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惟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  
衙禁旅助襄漢待其發應之復勉周麟之曰大臣與國存亡生  
死安避使其不爲宰相當自行金人犯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  
駭朝士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其家入下令諸城門扇  
鑄率照常時京師恃以無恐敵迫江上楊存中就康伯議軍事  
康伯延入解衣置酒上聞之稍安有勸帝南幸閩越者康伯奏  
宜安靜以待審爾大事去矣又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亟引  
詔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始堅明年金遣高忠  
建來告葛王褒卽位議授書禮康伯折之以誼自是報書始用  
敵國禮上欲倦勤康伯欲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  
乃使草詔立皇太子及行內禪禮奉冊以進孝宗卽位命兼樞  
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呼爲丞相不名有病祈去授太保

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命宰執卽府宴餞百官班送已  
又辭郡丐祠除醴泉觀使隆興二年八月起判紹興令赴闕奏  
事辭時北兵再犯淮甸人情驚駭復起拜相仍兼樞密使加封  
魯國公親故以病勸勿往康伯曰不然吾國家大臣今當危難  
義應與疾就道問邊遽兼程而進至闕詔子增掖以見減拜賜  
坐間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仍給扶持非大事不署敵師退  
免朝謁有餘一奏事乾道元年南郊陪祀畢丐歸不許薨于第  
年六十九贈太師諡文恭擇日窆英子固辭命工部侍郎何備  
護喪歸除子倬節直秘閣賜安節同進士出身五辭不受慶元  
初唯享孝宗廟庭改諡文正孫景思爲籍川令聯姻韓侂胄因  
其外爲已甚後得漸遷

登第調宜興簿居兵避地者具舟給食賴以全活歲涉檄考  
實除田租什九以張浚薦召對除福建廣東西財用所屬官宣  
諭明彙再薦于朝時方以劉豫爲憂倬對言其必敗高宗大喜  
詔令改官與秦檜忤教授越州張守復薦除諸王府教授檜惡  
言兵倬論掩骼事又忤之梁汝嘉制置浙東表攝參謀獲羣盜  
屬倬鞠問獨竄二人餘釋不問曰吾大父尉崇安獲饑民剽食  
者悉除其罪不以激賞吾其可愧大父乎通判南劍州兵悞不  
可用募卒重賞擒建寇阿魏境內迄平除知惠州陞辭帝尚記  
其策豫必敗因問久淹何所對以厄於檜上愀然慰諭目送之  
旬餘除國子監丞浙西提舉論曰朕親擢卿欲內外咸知職任  
惟均命自今提舉以上官朝辭上殿蓋爲倬設也久之擢右正  
言累遷御史中丞言人主在以耳目非報怨任氣之地每上疏



輒夙興露告若上帝鑒臨奏發倉廩蠲米價減私鹽賑軍食凡  
數十章俄知貢舉三十年遷叅知政事上曰人不知卿朕獨知  
之明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薦史浩虞允文王  
淮陳俊卿劉珙皆登用之金兵犯江陳戰備應三策謂兵應者  
勝上深然之又策敵三事上者爲耕築計中者守備下則妄意  
絕江料必出下策果如其言上自建康回鑾有內禪意密奏靖  
康之事正以傳位太遽盍姑徐之孝宗立心不自安求去詔以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諫官復以爲言降資政  
殿學士致仕卒復元職恤典如宰相贈特進孫著淳熙十四年  
登第仕至吏部尚書

冊曰中庸之相豈無一籌以濟中興實非其流君臣同德  
與世沉浮餘子祿孫康伯獨優

善字茂和邵武人登進士宣和初爲左司郎中陝西河  
地震陵谷易處命往巡察不以實聞擢戶部侍郎坐事謫臺州  
久之以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康王開府檄將兵入衛潛善悉心  
攀附王承制與汪伯彥俱授副元帥遂相附止卽位拜中書侍  
郎與右相李綱不相能綱欲逐罷二人吕好問止之未幾拜潛  
善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御史張所言其姦邪恐害新政左遷所  
尚書郎太學陳東復極言李綱不可去汪黃不可任潛善恚甚  
會歐陽澈上書語侵宮掖乘間譖殺澈并東誅之明年金攻陝  
西京東又山東盜起皆不以聞帝在廣陵距真州六十里劇賊  
張遇縱兵焚劫內侍邵成章疏其誤國竄成章南雄御史馬伸  
亦以劾潛善伯彥被謫死旋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扈衛單  
弱值鄆濮陷沒宿泗屢有警右丞許景衡請避其鋒潛善以爲

不足慮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俄泗州奏金人突至帝大驚決計南渡御舟已戒二人且共食堂吏亟呼曰駕行矣乃倉皇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鑄至江上軍士聞其姓誤以爲潛善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鑄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駕濟瓜州幸鎮江敵兵躡其後崎嶇狼狽中丞張浚劾之始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鄭穀又論二人均於誤國而潛善之惡居多落職居衡州王廷秀繼以爲言責置英州袁植乞斬之都市不許尋卒于梅州爲人陰毒狠愎持國柄嫉害忠良李綱旣逐張慤宗澤許景衡相繼貶死臺諫一言隨陷以禍中外爲之切齒紹興二十七年詔以潛善嘗任副元帥特命復官錄其一子諫官凌哲復論之不聽

汪伯彥字廷俊祁門人登進士積官虞部郎中欽宗召見獻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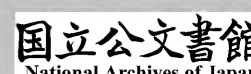
北邊防十策進直龍圖閣知相州值真定陷徙帥府于相以伯彥領之高宗以康王使金至磁州時金兵充斥常有甲馬數百蹤跡王所在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藥韃部兵逆于河上王勞之曰他日見上当首以京兆薦其受知自此始未幾王引兵渡河謀所向伯彥勸王山北門濟河出大名歷鄆濟可達京師會北兵薄城有詔金人方議和王將兵毋得輕動伯彥以爲然遂罷行宗澤勸王進兵不聽及城破二帝北行王承制除伯彥顯謨閣待制升元帥進直學士卽位擢知樞密院事無何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高宗初政天下想望撥亂治功伯彥在位踰年不能有所經畫惟與潛善比周專權自恣諫官御史下至韋布內臣皆切齒劾奏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改提舉崇福宮尋落職居永州紹興初復職知池州充江東

安撫大使論者弗置詔以舊職奉祠尋又知廣州王居正復論  
褫職七年帝語秦檜張浚曰帥府舊僚實同艱難往往淪謝伯  
彥朕之故人宜與牽復始伯彥未第受館於王氏檜從之學而  
浚亦伯彥所引故二人共贊議郊恩取旨更得御筆明其舊勞  
庶幾內外孚信九年詔知宣州過闕上所著中興日曆五卷帝  
謂便可之官庶免議論紛紜然猶眷注不已又語檜曰漢之高  
光不忘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常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  
使十年請祠明年卒贈少師子似更名名嗣初任軍器監去  
相州時金人執之使割地遂拘而北後檜使人贖之乃還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進士補密州教授繼中詞學兼茂科遷  
太學正靖康元年金兵攻汴檜上兵機四事除職方員外郎當  
與張邦昌同計當公事檜奏邦昌專意割弟與臣初議矛盾辭  
不行尋復命檜借禮部侍郎與程瑀奉肅王以往竟許割地金  
師退中丞李回承旨吳玠共薦之拜殿中侍御史遷左司諫未  
幾除御史中丞值汴京失守金帥命推立異姓檜進狀言趙氏  
自祖宗來百七十有餘載不可以一旦絕其祀願復嗣君之位  
立爲藩屏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利也金人乃取檜詣軍  
前併其孥同拘至燕山上皇在北聞康王卽位命作書貽粘罕  
與約和檜遂以厚賂達罕期得生還誓願戮力金主信之以賜  
其弟擬懶使任用之建炎四年擬懶攻山陽縱之使歸取漣水  
若軍船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航海至行在入見自言殺金監  
守者奪舟而來朝士多疑前與何棗孫傅司馬朴同拘今乃獨  
歸自燕至楚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就令縱遣必質妻屬安  
得與偕疑其有間獨宰相范宗尹樞密李回與檜善盡破羣疑

力薦之入對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必使南人自南北人自北帝  
謂其朴忠可取喜甚賜之銀帛以得聞帝后消息又獲一佳士  
也宗尹欲處之經筵帝曰且與一事簡官次日拜禮部尚書從  
行王安道馮由義水砦丁禩及叅議官并改京秩舟人孫靖亦  
補承信郎始朝廷雖數遣使不得其實惟檜深奸所倡適與幾  
會乃闔闕一大變也紹興元年拜叅知政事首擠宗尹罷去相  
位久虛揚言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問何以不言荅曰無位  
不可行也帝聞之拜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  
院與呂頤浩同秉政復謀奪其柄風上以問宣內修外攘故能  
中興官命相分任內外已得專理庶務乃置修政局自為提  
舉與叅政翟汝文同領未幾復幼汝文擅治堂吏亦罷之及頤  
還又謀逐之時奸邪未顯露王居正論其施設止

為觀文殿學士奉和亦檜深奸所倡適與幾會乃闔闕一大變也紹興元年拜叅知政事首擠宗尹罷去相位久虛揚言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問何以不言荅曰無位不可行也帝聞之拜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與呂頤浩同秉政復謀奪其柄風上以問宣內修外攘故能中興官命相分任內外已得專理庶務乃置修政局自為提舉與叅政翟汝文同領未幾復幼汝文擅治堂吏亦罷之及頤還又謀逐之時奸邪未顯露王居正論其施設止  
人還金中魚八遠劉豫帝曰采爾蒞北人將安歸因召直學士  
院基密禮受詞即以上意載於制勅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龜年等論奏不已詔落職榜朝堂示不復用三年韓肖胄等與  
金使李永壽王翊偕來求盡還北俘與檜議合及金主用撻懶  
議卒成其謀無何復資政殿學士知温州移紹興尋兼侍讀充  
行宮留守召赴講筵徽宗并寧德計至帝即日授樞密使初張  
浚與趙鼎言游酢胡安國亟稱檜比之荀文若鼎曰此人得志  
吾屬無所措手矣浚不以為然後知其姦不復再薦檜深憾浚  
又欲激怒鼎使共擠浚謬語鼎口前者上亟欲召公而張相遲  
留鼎亦信之二人晚遇於閩言及此始知皆為檜所賣復位二



月帝舉問前言可以聳動天下者對曰此固有時亦須有所施  
爲然後可以得志時粘罕已死金遣烏陵思謀等來議和帝愀  
然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或可待二三年惟是太后春秋高朕  
旦夕思念早欲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速成檜曰屈已  
議和此人主之孝見主卑屈懷憤不平此人臣之忠今臣僚畏  
首畏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  
臣議勿許羣臣干預帝許以獨委檜曰臣亦未敢便望陛下更  
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意已堅檜猶未以爲然曰願陛下更思又  
三日上意如初知確不可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趙鼎力求去  
位檜獨專決國事朝士多不肯附上下洶洶侍御史張戒疏乞  
留鼎又陳十三事論檜之非王庶七上疏斥檜復面語曰而忘  
東都欲存趙氏耶胡銓疏乞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皆相繼貶

竄去校書郎許忻編修趙雍上疏猶祖銓意力排和議會開請  
檜言今日當論存亡不當論安危檜駭愕遽出之館職胡璉等  
同上疏言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於我十有二年覆我王室弛  
我邊備竭我國力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讐絕望我中國謳吟思  
漢之赤子自公卿大夫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憤怒天下將有  
仗大義問奸檜之罪者尚書張燾侍郎晏敦復魏在李彌遜梁  
汝嘉蕭振給事樓炤舍人蘇符薛徽言同班入奏極言屈已之  
禮非是禮部侍郎尹焞獨上疏且移書切責檜奉禮郎馮時行  
名對言和議不可信至引漢高分葬事爲喻帝曰朕不忍聞輦  
蹙而起檜黨勾龍如淵曰邪說橫起何不擇臺官擊去之遂奏  
如淵爲御史中丞於是無得免者金使張通古蕭哲以詔諭江  
南爲名言歸河南陝西地冊上爲帝檜恐物論咎已與哲等議



改江南爲宋詔諭爲國信韓世忠四疏力諫有金待上以劉豫  
之諫且言兵勢重處願以身當不許哲等至泗州要所過州縣  
迎以臣禮至臨安欲帝迎詔世忠益憤再疏言主辱臣死願効  
死戰以決勝敗若其不克從之未晚亦不許接伴范同拜問金  
主起居見者流涕平江守臣向子諲不肯拜乞致仕帝亦自言  
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會大帥楊沂中解潛  
韓世良同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於是勾龍  
如淵李誼議但以其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樓炤亦舉  
諒陰故事以檜攝冢宰定受書之儀帝又切責王倫俾諭金使  
乃懼而從命檜卽館中見哲受書許盡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  
無需索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時張浚在永馳奏以  
臣等小輩爲戒且遺書孫近言帝秦之禍發遲而大徐俯守上

饒連南夫帥廣東岳飛宣撫淮西皆因賀表寓詞正字汪應辰  
樊光遠推官韓紉參軍毛叔慶皆以爲言迪功郎張行成獻詞  
堯書二十篇大意言自古講和未有終不變者條具豫備之策  
檜悉加黜責未幾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帝始寤下詔罪狀  
兀朮檜奏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臣昨見撻懶割地講和故贊  
陛下取河南故疆今兀朮戕殘和議已變復贊陛下定弔伐之  
計願至江上諭諸帥同力招討然卒不行岳飛方捷郟城定計  
恢復檜矯詔令還至一日十二金牌飛聞詔口呿不能合於是  
淮寧蔡鄭復爲金有以明堂恩封檜莘國公兀朮再舉取壽春  
入廬州諸將邵隆王德關師古等連戰皆捷沂中戰拓臯又破  
之檜忽諭沂中及俊班師世忠聞之止濠州不進錡棄壽春而  
歸自是不復出矣檜欲盡收諸將兵權納范同策密奏名三大

將論功行賞各以其兵隸樞密院檜復進左僕射封慶國公徽宗實錄成遷特進少保加封冀國公兀朮厭兵遣莫將歸有許和意檜復奏遣劉光遠魏良臣通問俄偕蕭毅等來議以淮水爲界欲我唐鄧二州遣何鑄報聘許之十月興岳飛之獄帝知而不問遂殺飛貶李光復徙胡銓梓官及太后還進太師魏國公再加秦魏兩國公母秦魏兩國夫人子熺本內兄王喚孽子喚妻妬出爲檜後至是赴省試考官懼其勢擢爲第一帝移居次時和議復固人益畏之爲擊前日異議者趙鼎胡銓李光王庶皆再竄過海曾開李彌遜落職於是日以粉飾太平爲事崇虛飾誕凡瑞雪河清嘉禾文木紛然日聞矣彗星屢見選人康倬言彗不足畏檜喜特改京秩洪皓歸自金名節甚著粘罕麾下室撚耳擊檜在淮上爲罕草檄此事人所不知撚因皓寄聲檜聞深以爲憾令李文會論逐之胡舜陟張邵黃龜年斥貶內侍右武大夫白鏐因閩浙大水宣言變理乖繆與故將解潛辛永宗皆前後竄死太學生張伯麟題壁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杖脊竄吉陽軍中丞詹大方劾尚書吳表臣蘇符等議建國公出閣討論不詳懷奸附鼎皆罷左承事郎張戒坐黨岳飛趙鼎停官復以已意令御史王鏊請祀高禩建壇園丘之東曾惇獻詩稱爲聖相其阜夔稷契曾不足比復恐人議已大禁野史司馬伋自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論著又申禁專門之學正言何溥指程張遺書爲曲學力加禁絕自以子熺領國史撰時政記修日曆頌已功德自前罷政以來詔書章疏率更易焚竄復下台州謝伋家取其密禮所授御筆繳進除熺翰林學士兼侍讀至孫墳復爲敷文閣待制兼修撰實錄院子孫同領

吏職古未有也復賜甲第命教坊樂導入臨幸之日妻婦子孫皆加恩又親書一德格天扁其閣建立家廟賜祭器皆自檜始十五年熺爲資政殿學士恩數視執政十七年檜改封益國公進士施鏐上中興頌行都賦及紹興雅十篇導諛者日益衆武岡軍有秦城驛知府呂愿中率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張扶請乘金根車又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檜聞之皆安然悉以太廟靈芝及所上瑞木嘉禾蓮瓜並蒂者繪爲華旗十八年熺除樞密使以避嫌改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班次亞宰相二十年加熺特進大學士六月癸亥再進少保其黨王揚英復薦熺爲相檜奏英知秦州二十四年又加少傅封嘉國公鄭璋告其鄉人太常主簿吳元美家有潛光亭商隱堂言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又元美常作夏二子傳二子指蚊蠅也檜尤惡之下大理鞠問編管容州廸功郎安誠布衣汪大圭亦同編管又斬蔭敘人惠俊進義副尉劉允中黥徑山僧清言皆坐以訕謗并及人子弟鄭良嗣乃剛中子李孟堅乃李光子王之奇之荀乃王庶子楊焯乃楊炬弟皆除名編管又茶陵丞王庭珪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都作院王遠知台州蕭振太府丞范彥輝知建康王循友雷州守王趨湘潭丞鄭玘主簿賈子展通判方疇沈長卿知饒州洪興祖運副魏安行知縣程緯縣尉芮暉索敏求進士黃友龍辰州通判何兌內侍裴詠皆以忤檜停勒貶竄有差殿司小校施全憤檜姦惡檜趨朝全挾刃刺之不中磔於市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壅蔽耳目遇輪對百官多謁告避免不敢有所言三衢盜起檜遣殿前司辛立將千人捕之不以聞普安郡王因入侍言之帝大驚問檜檜曰此不

足煩聖慮盜平卽奏矣帝頗覺其壅蔽然亦不能有所懲也宗  
室令裕觀檜家廟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汪名錫告其包藏禍  
意裕必欲致之死御史徐嘉又論趙鼎子汾與令裕有姦謀詔  
送大理使汾自誣謀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與獄成而檜  
病不能書帝幸其第問疾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煇請代其位  
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煇猶遣其子墳與林一飛鄭柁夜見徐  
嘉張扶謀奏請已爲相帝召直學士院沈虛中草制加封檜建  
康郡王煇進少師皆致仕墳堪並提舉江州太平宮命下而死  
年六十六贈申王前後據相位十九年劫制君父逢惡啓奸誤  
國忘讎敦倫敗理一時忠臣義士良將大臣誅鋤殆盡其頑鈍  
無耻者方爲所用予以誣陷善類爲功其詞亦無別狀不過曰  
竊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凡章疏皆

自操以授言者識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  
譏議卽捕治中以深文又復陰結內侍及侍醫王繼先伺上動  
靜纖悉必知郡國事惟中省無一至上前者帝方以苟安爲幸  
惟恐人或間之旣死方與人言檜又假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  
有十年不調者附已者立與擢用自獨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  
十人皆柔佞易制鮮時譽者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  
万俟卨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  
堯弼巫伋章夏朱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董德元湯思退  
之徒率拔之冗散一言契合遽躋政地惟拱默而已或多起自  
言官聽其意指彈擊輒以政府報之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十  
有二人然甫入卽出惟王次翁閣四年以初勸帝不易相德之  
深也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方珍異死猶及門負性陰險加以

崖。穿深阻人莫能測。每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李光一言侵檜。不荅。及言畢。徐曰。李光無人臣禮。帝始怒之。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惟喜諛佞。不避形迹。檜死。煇廢其黨。祖述餘說。以竊相位者尚數人。至孝宗始掃蕩無餘。開禧二年。追奪王爵。謚謬。醜史彌遠復奏還之。理宗寶祐二年。太常釐正諡曰繆狠。

万俟卨字元忠。開封陽武人。上舍登第。調潁昌教授。歷太學錄。密院編修。北部員外郎。紹興初。避亂沅湘。值曹成掠荆湖。帥臣程昌寓以便宜檄權沅州。成奄至城下。召土豪集丁壯以守。賊退。除湖北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入爲監察御史。擢右正言。希意助秦檜收諸將權。復憾岳飛。待不以禮。言諸將起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欲盡示以逗

遛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懼。飛之禍肇起於此時。飛與檜勢不兩立。必欲殺之。誣以自言已與太祖皆三十建節。語涉指斥。檜與張俊合謀。令卨劾飛。對將佐言。山陽不可守。又其子雲貽書張憲。令虛中警報。以動朝廷。復令憲措置。遛飛本軍。皆無左驗。獄不成。又誣以淮西逗遛。罪陷飛父子。與憲俱死。天下以爲冤。而卨甘心鷹犬。凡言飛無罪。如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劾罷之。又論劉洪道與飛有舊。聞飛罷。宣撫撫清流涕。洪道竟抵罪。知宗正士懷請以百口保飛。卨劾士懷。京死。范同本。檜所引。檜忌其見上。奏事。卨劾之。謫居筠州。又爲檜劾。李光鼓倡孫近。朋比皆被竄。和議成。請詔戶部會計用兵之時。與通和之後。所費各幾何。若減於前日。乞以羨財別貯御前。激賞庫不許他用。以備緩急。梓宮還。爲撥宮。按行使內侍。

宋唐卿爲副高請與同班奏事其無耻多此類張浚寓長沙妄  
劾其卜宅踰制至擬五鳳樓會吳秉信還朝奏辨得免檜除高  
叅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還日檜假以金人譽已數千言囑高  
以聞高難之一日與檜同奏事退檜坐殿廬中假稱上旨除所  
厚吏數人令簽名高謂不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  
語言官李文會詹大方聞風交章劾之高求去帝欲與郡檜竟  
安置歸州量移沅州檜死召還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  
侍讀二十六年復拜叅知政事五月轉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纂次太后回鑾事實上之張浚論高與沈該爲相不厭人  
望專欲除命於金高大怒浚坐竄謫高提舉刊修貢舉勅令格  
式五十卷看詳法意四百八十七卷書成進入授金紫光祿大  
夫明年三月致仕卒年七十五其始爲言官論劾多出檜意及

登政府不受檜鉗制稍欲立異檜死帝將反檜所爲首名高選  
然主和固位無異于檜士論益薄之

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以右從政郎知政和縣試中博學宏詞  
科除祕書正字歷登郎曹貳中祕乘史筆時檜孫塤從子煒炳  
姻黨周寅沈典傑皆應廷試奏思退爲編排官知貢舉魏思遜  
語以欲速富貴當會檜意仰掄塤第一曹冠第二塤策與冠皆  
攻專門之學而張孝祥則主一德元老及存趙事帝讀之謂塤  
策內皆檜熿語乃擢孝祥第一塤第三由是得進卽除禮部侍  
郎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叅知政事與董德元同列  
及檜病篤招二人至卧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  
以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爲期其必死不敢受高宗聞之  
以不受金者非檜黨遂信用之除知樞密院事二十七年拜尚

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俊卿論其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以致身皆其父子恩也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奉祠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召復相諫議王大寶論劾不報金帥紇石烈志寧遣書索海泗唐鄧四郡思退遣盧仲賢持書往報陰命許之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請歸復命王之望龍大淵以往時張浚在揚州聞之奏仲賢辱國無狀侍御史周操亦論仲賢上怒下大理究問召浚赴行在拜右僕射轉思退左僕射浚以金未可和請上幸建康圖進兵上手批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詔荆襄川陝嚴備竄仲賢郴州思退猶以宗社大計待奏稟上皇而後行上批示三省金人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日敵勢非前時比觀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令之望大淵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若委四萬衆以守泗州大非計策上始惑之復命浚行邊還兵罷招納竟割四郡與之既而金大肆殺戮上中悔思退密令孫造諭金帥以重兵脅和上又命建康都統王彥等禦之仍命思退督江淮軍辭不敢行僕散忠義遂自清口渡淮言者極論急和徹備之罪復罷相責斥永州太學張觀等復上書言其姦邪誤國招致敵人請斬之竟懷憂悸以死平生無深謀鉅計遭時與怯每借保境息民以爲口實然終以不免敵旣得四郡又索商秦皆思退致之也

沈該湖州歸安人紹興十二年以軍器監主簿知盱眙軍有聲移知夔州擢敷文閣待制十七年使金賀正旦二十五年秦檜死拜叅知政事二十六年五月授左朝議大夫守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張浚言其居位與方俟尚俱不厭天下

皇二十九年六月以貪冒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俄  
 辭職致仕復起知明州生平遂於易嘗撰小傳六卷及上中興  
 聖語高宗降詔褒美未幾卒  
 其子曰奸邪賊害從古而然胡獨此曹病國妨賢惟有仁人  
 深惡痛捐偏安自肆難與求全

弘簡錄卷一百九終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弘簡錄卷一百之十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十二

史浩

洪适

曾孫共

葉顥

魏杞

蔣芾

父典祖

陳俊卿

虞允文

梁克家

曾懷

新曾

葉衡

趙雄

王淮

史浩字直翁鄞人登進士詔餘姚尉高宗時歷温州教授太學  
 正轉對勸早建儲帝謂有用之才除祕書郎權建王府教授兼  
 直講因講周禮膳夫掌膳羞之事惟王及世子歲終不會至酒  
 正掌飲酒之事惟王及后歲終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  
 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擢為宗正少卿



值金亮犯邊上親征浩議王不當總率師徒惟當朝夕奉侍左右以供子職上嘉嘆以爲真輔導遂令扈蹕如建康凡請王任元帥爲居守者皆不聽皇太子立除浩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受禪遷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尋除叅知政事兼知樞密院言趙鼎李光岳飛之寃皆復官爵錄子孫獨與張浚議論不合浩欲城瓜步采石浚謂不守淮而守江示敵以弱不若先城泗州遂與有隙凡所規畫悉阻之又欲盡棄陝西虞允文力爭不聽詔吳璘罷守德順寮屬交諫不可璘以上初卽位不敢違將士被迫略死亡大半怨恨不勝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帝有意恢復從浩議以布衣李信甫爲兵部員外郎賞蠟書間道往中原招豪傑許以封王世襲多出其謀浚欲請上幸建康浩陳三說不可退而詰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浚知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因奏乞出英斷竟遣邵宏淵李顯忠出兵浩怒不由三省語陳康伯欲求去御史王十朋劾其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避賢欺君訕上出知紹興乾道六年除檢校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奉祠不名者十二年復起兼浙東安撫母喪服闋知福州淳熙四年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永國公五年復爲右相入見之日奏以蒙恩再相務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上口宰相豈宜有黨惟患人主乏知人之哲宰相無擇材之鑑今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何黨可言有詔近來朝廷過於忠厚凡宰相誤國大將敗軍未嘗誅戮要在君必擇相相必擇人懋賞立於前誅戮設於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遣曾覲持以示浩浩奏唐虞之世惟聞流竄黜陟未聞有誅戮之科下至秦漢

始有此議。本朝列聖相傳，與三代同風。臣恐議者悞欲行刻薄之政，而歸過祖宗，不可以不審也。時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輒捕市人京城騷動，軍人怙眾因奪民財，浩奏擒亂首送獄，上恐軍人有詞，欲取軍民各一梟首以徇。浩言：黔首尤為可畏，今掠人奪貨，閭閻者軍人也。若陸慶童市人特與抗鬪，可同法乎？上怒，以為比秦二世，遂罷政。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經筵畢，將告歸，力薦江浙之士十有六人，後皆擢用。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治第鄞之西湖上，建閣奉兩朝賜書御筆，以明良慶會，扁其閣。明年入謝，賜宴于內殿。光宗卽位，又進太師。紹熙五年薨，年八十九。封會稽郡王。寧宗賜諡文惠，御書純誠德厚元老之碑。嘉定十四年，追封起王。文諡忠定，配享孝宗廟庭。為人性寬厚，嘗以德報怨，不念舊惡。所擬陳之茂進職，莫濟掌內制，二人嘗毀浩不較也。四子：彌大、彌正、彌遠、彌堅。

洪适字景伯，皓之子。恩補修職郎，除勅令所刪定官。改祕書正字，以父忤檜，出通判台州。垂滿，父復謫，适亦論罷。往來省侍者九載，父卒，哀毀服闋，起知荊門。應詔上寬恤四事：輕茶額錢蠲他州代貢禮物，闕試闈以復舊額，官田不種者免輸租，收知徽州尋提舉江東常平茶鹽。言役法不均之弊，駕征金亮，覲于金陵，言官田之害百姓，逐食于淮。今各懷歸而田產為官鬻，請聽以價贖，還亮斃，又疏葛王立諸國未必從宜，多遣密詔傳諭中原。義士各取州縣，因以畀之王師，但留屯淮泗募兵積粟，以為聲援。俟蜀漢山東之兵數道皆集，見可而進，庶幾兵力不頓，可以萬全。升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符離用兵饋餉繁夥。

究心調度供億無闕遷司農少卿隆興二年召貳太常兼直學士院上欲除諸將環衛官詔討論其制适具沿革十一條言陛下修飭戎備不必遠取唐制祖宗故事皆可法則今徑行換授恐有減俸之患乞仍令兼帶如閣職兼節度至刺史帶上將軍慎行遙郡帶大將軍正使帶將軍副使帶中郎以下則帶左右郎將其官府人吏令有司相度以聞除中書舍人金再犯淮羽檄沓至書詔填委咨訪歸咎率稱上旨孝宗自此有大用意金既尋盟爲賀生辰使接伴高嗣先自言其父司空有德於皓相與甚驩得其要領以歸乾道元年五月遷翰林學士奏李林甫死諸子皆配嶺南秦檜稔惡自斃不肖孫填官職仍舊可謂幸矣不當再與官觀帝寢其命适復繳進檜黨巫伋莫伋余堯弼遷復之命六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諭錢端禮虞允文三省事與洪适商量東西府始同班奏事八月叅知政事

御史林安宅以銅錢多入北境請禁之卽蜀中取鐵錢淮上行用适言其不可上問其故荅曰今每州止得千緡以萬戶計之每家才數百耳恐民間無以貿易且客旅無回貨鹽場有大利害上以爲然但於蜀中取十五萬緡行之盧和二州而已十二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春霖乞休林安宅因前事論之除觀文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尋起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再奉祠淳熙十一年卒年六十八謚文惠自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驟居相位然無大建明或謂黨湯思退又謂言張浚妄費以此罷相家居十六年兄弟鼎立子孫森然以著述吟咏自樂近世備福鮮有及之子九槻秘摺樛櫨桴楹棟栳曾孫芹以大父澤入官登進士自南平司法改欽

州教授入主三省架閣輪對發明絜矩之道擢國博出通判南  
劔入爲太常博士累遷將作少監丞相程元鳳薦其地望進兼  
翰林權直祕書少監開慶元年升直學士院繼權禮部侍郎中  
書舍人繳還丁大全罷相制命屬兵興帝悟柄任非人自貽國  
禍詔書所至聞者奮激蓋芹所草也沈炎乘上怒攻吳潛芹復  
繳奏方國本多虞潛星馳赴闕理紛鎮浮陳力爲多其慷慨敢  
言類如此天下以爲無負迺祖後以論去退寓永嘉怡然自適  
咸淳初起知寧國府卒有文集行世

葉顥字子昂仙遊人登進士爲南海尉巡檢獲盜十餘歸功於  
顥顥謝曰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罪吾不忍爲也帥曾開善之  
擢知貴溪時詔行經界郡議以上中下三等定稅後從其請分  
爲九等六邑各視爲式改知上虞凡徭役令民自推甲乙不以  
什吏催租各書其數無逾約者帥曹泳拔爲諸邑最賀正中薦  
其靜退召見論國讎未復中原之民日企鑾輿之返其語剴切  
高宗嘉納除將作監簿知處州青田令陳光獻羨餘百萬顥悉  
以充賦繩湯思退奴屠酤犯法思退不悅移知常州初至無旬  
月儲甫期餘緡錢二十萬耻以利易賞不敢獻上視帥建康道  
毗陵賜對舟次言故相張浚久謫無恙天故留之以貽陛下名  
爲右司郎官孝宗立遷吏部侍郎上以七司尚多弊事令權尚  
書與郎官編七司條例書成上嘉之令刻板頒示乾道元年簽  
書樞密院事臘月拜端明殿學士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責武臣絮俊彥以利求進言沙田不勝其擾蘆場已稅帝併爲  
罷之御史林安宅請用鐵錢願言其不便安宅卿之與王伯庠  
誣奏其子受宣州富人周良臣賄得監鎮江大軍倉知臨安府

王炎案之無實狀二人坐貶顓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召  
赴闕入見上勞之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二年拜尚書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首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  
周操陳之茂芮燁林光朝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  
盜惟去泰甚上曰固然虞有禹臯亦有共驩周有且奭亦有管  
蔡在用與不用耳顓謝曰誠如聖訓今日在朝雖未見共驩管  
蔡亦有竊弄威福者上問爲誰以龍大淵對時國用未裕詔宰  
相兼國用使叅政同知國用事顓言今日費財養兵爲甚無事  
則費財有事復不可用雖已汰去旋即招之善生財者祇好費  
民財爾誠欲是國用當嚴於汰緩於招可矣上又以建康劉源  
嘗賂近習欲遣王朴廉其姦顓謂廉者甚於姦者乃止三年冬  
至郊而雷引漢故事上印綬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至家不疾而  
年六十八贈特進諡正簡爲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  
大事毅然不可奪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舊友  
人高登上書譏切時相名捕甚急與顓同耶顓摘令逸去登曰  
不爲君累乎顓笑曰以此獲罪固所願也卽爲登具舟登竟得  
脫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蔭入官登進士知涇縣錢端禮薦其才  
名對擢太府簿進丞端禮宣諭淮東奏爲叅議官考功員外郎  
宗正少卿湯思退建和議命爲通問使孝宗面諭今遣使一正  
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擬問對上  
隨事畫可陛辭奏臣將出疆敢不努力萬一金人無厭願速加  
兵上善之行次盱眙金將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方擁兵闕淮  
遣權潤州趙房長問所以來意求觀國書杞言國書御前所封

見金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僕散等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要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亦如其數忠義未知復與志寧分兵犯山陽戰不利驍將魏勝死之上怒金反覆詔以禮物犒督府師杞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具恐墮國體格事機仍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哀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未能必勝昔人有言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還以不辱使命慰籍甚渥驟遷起居舍人給事中乾道二年同知樞密院事進參知政事踰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時方借職田助邊降人蕭鷓巴賜淮南田意不愜以職田請杞言圭田食功養廉借之尚不可矧奪之乎上是其言時方銳意恢復杞復左右其論會郊祀冬雷策免守左諫議大夫提舉太平興國宮六年授觀文殿學士奉祠告老復資政殿大學士淳熙十一年十一月卒贈特進嘉泰中諡文節

蔣芾字子禮曾祖之奇祖堦官至侍從父興祖以陰謀饒州司錄方臘起白州將糾吏卒緝戰具盜不敢窺以功遷知武陽乃古博浪沙地土脉脆惡大河薄其南嘗積雨汎濫埽具輒潰興祖躬爲救護露宿其上彌旬隄以不壞治爲畿邑最使者交薦之靖康初金兵過縣勸使走避自以世受國恩與妻子留不去監兵與賊通因斬以徇始數百騎來攻不勝去明日師大至力不敵死焉年四十二妻及長子咸以悸死詔贈朝散大夫芾登紹興進士遷累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孝宗初簽書樞密院事

首奏加意邊防又奏選拔將才於行伍間識其姓名一旦披籍可立取其又科簡歸王人使赴敵仍以北人將之令深入山東或南出荆襄乾道中除權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奏方今養兵太冗藝祖取天下不過十五萬衆紹興兵數亦不若今日之多近汰陳斂兵三千減方兵四千多是有官人與以外任請券錢添置借給如故名雖減於內實添於外何益之有又招兵耗蠹愈甚臣嘗考覈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不下四百餘若權停招兵一二年俟財用稍足不惟省費又得兵精上悟一日進呈邊報顧謂曰將來都督非卿不可帝奏臣未嘗經歷兵間方今錢穀不足兵士不練將帥與臣不相識願陛下更思其人值南郊罷葉隴魏杞帶採衆論參以已見爲籌邊志進上明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國用等使起復轉左僕

射力辭平日本皆空言不十年致位極貴實不能任兵事有密旨欲今歲大舉手詔廷臣議帝奏天時人事未至不可遽舉竟拂上意服闋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提舉洞霄宮尋以言落職建昌軍居住期年卒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沒執喪如成人登進士授泉州推官服勤職業適郡中火諸掾屬方聚飲他所守汪藻走視皆以後至被詰俊卿不肯自異托言假其輿卒以行藻服其能任過秩滿不附秦檜轉南外睦宗院教授檜死召爲校書郎孝宗居潛命擇端厚靜重之士輔導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經之暇輒寓規戒正色侍立王好鞠戲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監察及殿中侍御史上言人主以兼聽爲美必本至公人臣以不欺爲忠必達大體御下之道恩

威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綱紀正而號令行矣韓仲通本以獄  
事附檜冤濫無辜今檜黨盡逐仲通獨留劉實總戎京口恣指  
尅且拒命詔抵二人罪又言宰相湯思退上不當天心下不厭  
人望故冬日無雲而雷亦罷之有讒張浚陰蓄異志俊卿言浚  
得人心服士論爲其忠義有素白首不渝反是則人將去之誰  
復與爲變上始悟又言內侍張去爲陰沮用兵請按軍法俄權  
兵部侍郎詔整浙西水軍有李寶膠西之捷又治淮東屯堡流  
亡安輯值金新主立來歸故地俊卿奏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  
威日熾歲幣可損今雖得故疆未必能守亦虛文而已因陳選  
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勝略者爲參佐俾察軍政習  
戎務以爲將材孝宗受禪言爲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  
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願留聖意時上銳志興復知俊卿忠義沈  
靜有謀甚倚重之命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知建康府事奏吳  
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而不決此危道也莫若分遣舟師  
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  
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因陳十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  
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除禮部侍郎參督  
府事浚謀大舉俊卿以爲未可會謀報敵多聚糧邊地諸將咸  
請先其未發而動已而兵潰橫議搖奪尹穡欲罷浚都督改爲  
宣撫俊卿奏言浚果不可用願別選賢將若欲責其後効而乃  
削其重權寘之死地人情解體何効可圖上悟仍命浚都督俊  
卿累章請罪以寶文閣待制知泉州奉祠及思退竄太學諸生  
伏闕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除吏部侍郎同修國  
史論氣節立事之本人有氣節雖小過失猶當容之若有才而



邪佞不足用也。錢端禮窺相位，遣客密造俊卿，深拒不納。翌日進讀寶訓，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端禮，憾之上將游獵白石，并好鞠戲，引漢桓靈唐敬穆司馬相如之言，以為戒。上謝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拜同知樞密院事。曾覲龍大淵得倖，竊威福。俊卿公見外，不交一語，併謝其謁。尋奏以漏洩上語，逐之中外，快其有謀。金移文取俘，獲叛亡俊卿，報以誓書，言俘獲發已多，叛亡不應遣。且兩淮民上國，俘獲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為言，恐壞和議，遂寢。鎮江帥戚方刻削軍士，奏罷之，併懲內侍陳瑤。李宗回三年，拜參知政事。四明獻銀鑛，上欲召冶工入禁，鍛之。俊卿奏：帝王當務大畧，一鑛何足自治，恐為有識所窺。又奏：梁克家莫濟，不宜補外。洪邁曾覲不宜召居左右，及減福建鈔監罷江西和羅，擢廣西折米監錢并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時殿前指揮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又矯詔增築城。俊卿論之，琪坐削秩罷去。內官張方以禁中密旨，直下諸司，事覺，俊卿請自今百官承御筆，必須奏審，方行。內諸司多不樂，揚言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中審，豈不留滯俊卿奏辨。臣所慮然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財，豈為宮禁細微事哉。同樞劉琪進對，激切忤旨，命奉外祠。密奏陛下即位以來，納諫誣體大臣皆盛德事，今琪以小事獲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也。上色悔久之，命琪帥江西，俊卿退亦自劾，手札留之。四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以用人為己任。每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詢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所除吏皆一時之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望可用，資歷尚淺，密言於上，未嘗語人薦。虞允文

才堪大用。至則已爲左相。以右居之。允文建議。遣使金請陵寢。俊卿以爲未可。上御弧矢。致目背。自劾。輔相無狀。虧損聖德。宗社生靈。繫陛下。一身願永爲後戒。曾覲不欲爲浙東總管。俊卿力持之。快快而去。張說求官。憚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允文。得之。勅出。復留說。皇恐來謝。俊卿竟不與。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薦。應辰剛毅正直。可大任。上竟出。應辰守平江。明年上手札。申諭陵寢之議。俊卿又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奮勵。仰贊聖謨。然欲計其萬全。乃可卽杜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卽福州。陛辭。勸上遠佞親賢。修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後遣使往。果不得要領。俊卿在福嚴。於治盜。海盜甚清。運判陳峴議。改行鈔鹽法。俊卿極言。與淮浙異。遂不果行。卽年請歸。惟敝屋數楹。淳熙二年。再知福州。除特

進起判建康。兼江東安撫。名對垂拱。殿命坐。賜茶。言曾覲王抃招權納賄。侍從臺諫。多出其門。用人皆以中批行之。賊吏已經結勘。內批改正。毋敢爲陛下言者。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又言。臣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風俗大變。向者奔競權門。士大夫十纔一二。猶畏人知。今公然趨附。十已八九。不復顧忌矣。朝辭命二府。飲餞。再蒞建康。政尚寬簡。罷無名之賦。父老便之。八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二月薨。年七十四。上聞嗟悼。輟朝。贈太保。諡正獻。爲人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出口。在朝正色。危言分別邪正。勢無顧避。所奏請皆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熹不遠千里。哭之爲狀。其行有集二十卷。

虞允文字彬甫仁壽人父祺政和進士仕止太常博士潼州路  
運判允文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及長丰姿雄偉長六尺四  
寸慷慨磊落多大志言動有度人望而知爲任重之器初蔭入  
官母喪哀毀骨立旣葬朝夕哭墓側有兩鳥來巢枯桑念父鰥  
且疾日侍左右不赴調者七年父終始登進士除彭州通判權  
知黎與渠州以舍人陸遠薦召對首言士風日敝以文章進必  
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僞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  
任重致遠又極論四川財賦科納之弊上嘉納之除秘書丞累  
遷禮部郎官紹興三十年借工部尚書充金國賀正使先是金  
亮預隱畫工圖臨安山水以歸見允文語口我將看花洛陽又  
見運糧造舟者多允文還奏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  
備禦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言三衙管軍不可充以宦寺宣和

明受厥鑒未遠上悟立罷之時金亮自將渡淮號百萬兩淮盡  
棄亮率大軍臨采石朝命成閔代劉錡措置淮西李顯忠代王  
權措置淮東葉義問被旨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命往蕪湖  
趣顯忠交軍且犒師時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權敗兵猶  
在采石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立道旁允文度敵勢已迫若坐  
待顯忠則誤國事乃立名諸將激以忠義言金帛告命皆在朝  
廷命我專待有功衆奮然曰今既有主請以死戰出至江濱見  
江北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其中謀者  
言前一日祭天期以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予黃金一  
兩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人皆謂公受命  
犒師不命督戰他人壞之公獨任其咎乎允文叱曰危及社稷  
吾將安避下令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

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直薄宋軍。戰小郤。允文入陣。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今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官軍在中流。衝以海鱸船。敵舟皆平沉。半死半戰。日暮尚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來。允文授以旗鼓。使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亟命勁弓尾射。大敗之。僵尸四千。殺萬戶二人。俘千戶五人。及生女真五百餘人。敵兵不死于江者。亮怒。悉敲殺之。允文以捷聞。大犒將士。語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繼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次日。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敵遣人賫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報以權已從軍法。新將乃李世輔。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竟趨瓜洲。漢臣勸亮濟江者也。顯忠至。語以敵入揚。必與瓜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願公分兵相助。得李捧軍萬六千。義問亦命存中將所部來會。行抵建康。聞駕將至。卽䟽言。敵敗於采石。將徼幸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少緩六飛之發。允文至京口。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牀儲水。塞瓜洲口。時諸軍皆聚京口。幾二十萬。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大修戰艦。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亮在瓜洲。令衆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跪奏。南軍有備。未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哀謝良久。杖之五十。還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遂同謀殺亮。明日。金兵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允文馳奏。名對上慰藉。

嘉歎。語陳俊卿曰。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免扈從。往兩淮措置。明年詔爲川陝宣諭使。陛辭言。逆亮旣誅。敵更新主。彼國方亂。此天相我。以恢復也。和則氣沮。戰則氣伸。上以爲然。旣至。與吳璘議。經畧璘。進取鳳翔。復鞏州。孝宗受禪。召爲執政。史浩欲盡棄陝西。詔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文前後十五疏。力言恢復。莫先於陝西。其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甚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浩忌之。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夔州。尋又命奏事。隆興元年。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棄地事。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史浩誤朕。命以敷文閣待制知太平。尋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宣撫制置使。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允文五疏力爭。詔言此非險要。可實度外。湯

思退謂允文大言誤國。以邀美名。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陞顯謨閣學士。知平江。二年。金兵復至。上悔不用前言。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金遣完顏仲來。有所議。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廷論不果。御史章服劾錢端禮。受李宏玉帶事。連允文罷政。奉祠歸蜀。甫踰月。復召至闕。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太上賜御書。聖主得賢臣。頌上爲製。跋陛辭。復賜所御雙履。并甲冑。先被手詔戒九事。至蜀。悉奉行之。允以軍政爲急。閱實行伍。第其壯怯爲三。上備戰陣。次守輜重。汰凡萬人。減緡錢四百萬。兵有勞績者。置員闕處之。命利帥晁公武。覈實興洋義士。得二萬三千餘。與陝西弓箭手合爲一軍。以馬政付張松。奏依舊制。分茶馬爲川秦。司時。卹蜀十四郡。告饑。上荒政。凡六十五事。劾倅獻羨錢。郤之。五年。召

范成大

虞允文為朱子

人為樞密使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俊卿同輔政以薦士自任籍人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皆收用之其尤顯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洪适汪應辰上憂兵冗財匱議革三衙雜役汰冗卒無一怨言六年陳俊卿以奏留龔茂良忤旨上怒甚允文請對為極言體貌之道上意稍解得判福州范成大使金請還陵寢地金人不從且謀報將以三十萬騎遷奉來歸中外洶洶允文謂金方懲亮事必不輕動迄無他虞屢疏請建儲乃詔立恭王惇為皇太子允文又奏胡銓當留經筵不當以言去銓薦朱熹上以問允文對曰熹不在程頤下遂召熹不至八年正輔相名授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上欲以曹勛為樞密允文謂其人品卑凡不可用殿中侍御史蕭之敏論允文擅權允文請罷太上聞之曰采

石之功之敏何在上為出之敏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名歸以關言路上以其言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奉命選諫官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文學推重於時論薦久不報曾覲薦一人輒賜第進官允文爭之不得因力求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仍宣撫四川封雍國公陛辭御正衙酌酒遣之諭以進取之方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即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即卿負朕九年至蜀大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家允文為捐宣司錢三十萬計口增給立戶馬七條括民馬奏選良家子以儲戰用上以踰歲無進兵期密詔趣之荅曰軍需未備上不樂淳熙元年薨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思其沙汰之功贈太傅諡忠肅早以文學致身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忠慎勤恪孜孜無貳嘗注唐書五代史有詩文十卷經筵

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卷內外志十五卷子公亮公著孫  
八人皆好修惟剛簡最知名嘉定中召不至終利路提點刑獄  
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晉江人幼聰敏絕人觀書過目成誦廷試  
第一孝宗在建邸入侍愛其風度峻整授平江僉判金亮死衆  
皆言乘機進取克家獨移書宰相謂敵雖遁吾兵力未振恐有  
後悔俊卿康伯歎其遠慮召爲祕書正字遷著作佐郎時災異  
數見條上六事正心術立紀綱救風俗謹威柄定廟算結人心  
語甚切直遷中書舍人使金以中朝進士第一敬待之卽館宴  
射連發中的還遇會慶節請令金使入朝由南門百官由北門  
從者毋輒至殿門外以肅朝儀著爲令郊祀雷震復條六事遷  
給事中遇事不當執奏無隱嘗言陛下欲用實才不喜空言固  
知無益然以空言爲懲則諫爭之路遂塞願有以開導之上欣

竊因命條具風俗之弊復列欺罔苟且循默奔競四條手筆獎  
諭乾道五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六年參知政事眷  
寵優渥明年同知樞密院事金索所獲俘尋燬未已克家請築  
楚州城環舟師于外邊賴以安在政府與允文可否相濟不爲  
苟同每薦其靖重有宰相器皇太子初立請選置官屬增講讀  
員以王十朋陳良翰爲詹事中外稱其得人允文主恢復朝臣  
多迎合克家密諫數不合去上曰兵終不可用乎克家奏兵  
事以財用爲先今用度不足何以聚事上改容曰朕將思之詰  
朝面諭朕終夜思卿言至當毋庸去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  
與允文共政御史王希呂劾張說上怒希呂甚手詔與遠惡郡  
允文繳回上益怒克家言希呂論張說臺綱也左相救希呂國  
體也上怒爲稍解遂薄其罰一日語以近過德壽宮太上願養

愈勝天顏悅懌朕不勝喜對曰堯以未得舜爲己憂今既得舜  
悅樂固宜其獨高五帝之壽者以此允文罷克家獨秉大政近  
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張說怒公議不與謀中傷士夫  
克家悉力調護善類賴之俄議金使朝見授書儀特欲移文對  
境以正其禮議不合求去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陞辭  
上問以治效勸無求奇功既而三省密院移牒泗州敵果不從  
復遣使來舉朝震駭後二年湯邦彥坐使事貶天下益服其謀  
國之忠淳熙八年起知福州綽有治績九年復右丞相封儀國  
公有疾命與內祠兼侍讀賜第行在存問不絕十四年六月薨  
年六十遺奏上爲之垂涕贈少師謚文靖其爲文渾厚明白自  
成一家辭命尤溫雅人以是稱

曾懷字欽道公亮玄孫初爲金壇主簿高宗南幸以攝宰事命

其陵吏張元貸民錢面奏於法無礙上嘉獎令記姓名擢知  
真州訓民兵有紀律督府張浚大奇之乾道初擢戶部侍郎奏  
言臣不敢進生財之說亦不敢進苦節之說但量入爲出以天  
下之財足天下之用上悅拜爲尚書出知婺州召還賜進士出  
身面賜御書松賦以勉之其卒章曰植爾本根盤厓洞泉茂爾  
枝葉凌雲蔽天以示梁棟之用八年拜參知政事遷右宣奉大  
夫右丞相兼樞密國用等使封魯國公懷身軀瘦瘁命後苑別  
製金帶輕小者賜之在位逾年嘗自語曰事大者視之以小事  
小者視之以無庶幾天下無事人以爲名言先是臺臣詹亢宋  
季棠論懷以爲誣罔請下大理案之無實二人皆貶懷復相位  
續言者又論參政姚憲謀奪其位憲又坐罷懷乃固以疾辭罷  
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宮祠卒于吳門



蔡衡字夢錫金華人登進士調寧德簿改於潛令更戶版積弊  
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  
徵科爲期限榜縣門不遣一吏而賦自足歲災蝗不入境治爲  
諸邑最績聞上名對擢知常州水潦爲災發倉爲糜以食饑者  
疫復大作單騎徧問醫藥自隨活者甚衆檄晉陵丞李孟堅攝  
無錫有聲薦於上卽擢知秀州帝信重衡如此尋除太府少卿  
奏合肥瀕湖圩田四十里募民以耕歲可得穀數十萬蠲租稅  
二三年後做營田官私各收其半從之除戶部侍郎時鹽課大  
虧奏私販之害命置官五人於淮南之通州浙東之明州浙西  
之秀州稽亭戶多家隨時給以木錢收其委積擇廉能吏時察  
之事皆稱便母憂起復知廬州未行除樞密都承旨奏馬政之  
弊宜命統制一員各領馬若干匹歲終計其數爲殿最李原制  
舉對策語近訐直置黜等衡奏赦其狂而取其忠足以顯容諫  
之盛特賜出身有言江淮兵籍僞濫詔衡按視賜以袍帶鞍馬  
弓矢且命措置民兵訖事赴闕上御便殿閱武上名衡預觀賜  
酒灑宸翰賜之進戶部尚書淳熙元年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  
政事建議二事一收守將帥必擇材以稱其職久任以盡其材  
二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更易從之北界有  
寇數萬在商號間已納欵遣人致書允文不報衡奏納之數月  
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上銳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悉經  
思慮奏對畢賜坐從容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時會子浸患折  
閱手詔賜衡曰會子雖云流通終未盡愜人意卽今流使有二  
千二百餘萬令用上下庫黃白金并銅錢及內藏庫物蜀中錢  
物盡易其數專命卿措置不久而辦真宰相材也一日曲宴凝

碧殿上論古今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衡奏聖君不常有由商歷周稱極治者數君若求其實無逸一篇萬世龜鑑願陛下留諸心治日多矣上又言朝廷用人不可有黨衡奏如唐牛李之事皆緣主聽不明故有此禍陛下英明聖武誠非是比一日御批臨安府寶思永特與改合入官衡奏選人改官非奏對稱旨則考舉磨勘特旨與之非陛下愛惜人才之意上亟收前命司諫湯邦彥恨衡薦往使金以爲擠已奏衡嘗對客有訕上語上怒卽日罷相責授安德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彥使還果辱命上震怒竄之嶺南詔衡得自便復官與祠卒年六十二贈資政殿學士爲人自負才智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進用之驟人謂出於曾覲云

趙雄字溫叔資州人省試第一允文撫蜀辟幹辦公事入薦于朝召見便殿孝宗奇之除祕書正字極論恢復上喜云功名當與卿共除右史館伴金使耶律子敬賀會慶節披露事情一夜名問具以所言對及辭故事當用樂值郊祀致齋雄奏樂不須舉上難之又奏金使必然從順卽有他臣得引與就館遂不用請復置恢復局日夜講磨條具合上意自選人入館未滿歲除中書舍人金將起河南之役議盡歸諸陵梓宮遣雄往賀生辰因止奉遷陵寢及正受書之儀既見金主與爭辨數四廷臣屢唱起雄請益力必得乃已金人目爲龍鬪以母憂去淳熙二年名爲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一日奏事上語今夏蠶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舉孟子論王道以復上曰近世士夫好高論耻言農事有西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甚詳周公孔子曷嘗不以爲務且又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

內五十畝為人所據亦投牒索理否雄曰陛下志在大有為願以是言書之時政記四年同知樞密院事五年三月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每進見必以復仇為言未嘗離口朱熹累召不出請處以外郡得知南康軍上怒熹論時事令雄分析雄奏願陛下天涵地育置而不問乃止又乞降旨與紹興帥張津所獻羨餘錢四十萬緡為民代輸和買身丁折帛錢之半使取諸民者民復得之以顯聖主之德自雄獨相蜀人在朝者僅十數猶有言其私者上疑之已而陳峴為四川制置王渥為茶馬命從中山雄求去詔勉留曰卿任事不避怨選才無鄉舊蓋有所激也力請外除觀文殿大學士四川制置使御史王菊以無故事改知瀘南安撫使移江陵大加浚築民不告擾光宗將受禪召雄上萬言書陳修身齊家以正朝廷之道言甚剴切詔授

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衛國公改帥湖北疾甚除瀘州改隆興紹熙元年坐所薦舉賄敗降封益川郡公削食邑四年薨年六十五贈少師嘉定二年諡文定

王淮字季海金華人幼穎悟力學屬文登進士為臨海尉郡守蕭振奇之許以公輔後因帥蜀辟賓幕府尋遷校書郎朱倬薦除監察御史轉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臣持祿以括囊為智引去為高宰相湯思退無物望侍郎沈介之欺世盜名都司方師尹狡愎大將劉寶措克皆劾罷之又陳治內三策正心術寶慈儉去壅蔽治外四策固封守選將帥明賞罰儲財用上深嘉歎除祕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恭王夫人李氏生子擴淮自于執政以為皇嫡長孫乞討論典禮皇長子鄧王夫人乃錢端禮之女生子挺怒其稱嫡上亦謂適啓邪心命出知建寧鄧王薨

恭王立爲太子改浙西提刑入見陳閩中利病帝褒之令至東宮皇太子待以師儒特施拜禮尋召除太常少卿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封還龍大淵贈太師張說除太尉誥救俄兼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詞深厚得體命擇文學行誼之士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皆擢用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奏辛棄疾上平茶寇功太濫庫彥威征蕃部蠻田洪征靖州蠻皆戰沒反罪以失利夫功濫不核何以服衆戰歿若罪何以勸來所薦軍帥吳拱郭田張宣又皆稱職上稱其臨事盡公人無間言差除守法所言甚善擢同知樞密院四年參知政事中書久闕與李彥穎同行相事授官惟論賢否罔事形迹鄉里故舊一視其才不敢徇以已私五年擢知樞密院事時宗室與武臣獄祠員多或言宜省濫奏姑宜仍舊謂無大故而棄親固不可壯用

力而棄老尤不宜又命棄疾平寇江西王佐平寇湖南劉時平寇廣西皆處置得宜上深嘉之謂陳康伯雖有人望處事不及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制下甘雨如注士夫相賀上亦喜命盡蠲諸郡口算并絹錢一年八十餘萬緡趙雄罷蜀士在朝者皆有去意淮以次進遷蜀士乃安王抃怙寵爲姦淮極陳其罪上卽斥之章穎論事狂直將罪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黜之適成其名上悅穎復留時以荒政爲急淮請以李椿年除長沙帥朱熹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成都闕帥上問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對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丞相天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淮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

盜賊豈可不以開鎮江饑民強借菽粟執政欲繩以法淮口令  
 甲饑民罪不至死進士八人求以免舉恩為升等淮曰八人得  
 之則百人援之不可冀願以執政客補官求詣銓曹淮謂此門  
 不可啓拒之尋上章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又辭乃改  
 提舉洞霄宮光宗嗣位詔詢初政以盡孝進德奉天敬民對母  
 亡居喪如禮得疾忽語家人曰易卦六十四吾年亦然淳熙十  
 六年薨訃聞上哀悼輟朝贈少師諡文定

弘簡錄卷一百一十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十三

周必大

留正

趙汝愚

子崇憲

葛邲

高祖密曾祖書思祖勝仲

韓侂胄

余端禮

京鏗

謝深甫

陳自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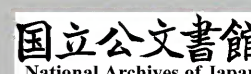
錢象祖

祖端禮

周必大字子克一字洪道其先鄭州人祖詵倅廬陵因家焉父  
 利建太學博士早卒必大少英特母督課登第授徽州戶曹舉  
 博學宏詞遷建康教授轉太學錄名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  
 制手也守祕書正字俄兼國史編脩改監察御史孝宗踐祚擢  
 起居郎上初御經筵必大奏經筵非但分章析句乞從容訪問

務裨聖德究治體上納之命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時久缺左  
 右史記注壅積令如舊制兼修月進尋權中書舍人上以蜀邊  
 為憂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又權給事中繳駁不避權倖翟婉  
 容下官吏轉行礙法曾觀龍大淵遷知閣門皆不奉詔有旨切  
 責曰給舍為人鼓扇若太上時安敢爾必大退而待罪旬日又  
 申前命必大竟不行遂請奉祠去久之差知南劍州提點福建  
 刑獄入對願詔中外舉文武之才區別所長為一籍藏禁中以  
 備緩急之用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鄭問草詞上親改竄末  
 引漢宣帝之言明示好惡必大因奏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  
 鄙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常賢  
 號稱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帝知真儒  
 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喜德壽加尊號以

用嗣皇帝為未安按建炎遜拜徽宗表及元和上順宗尊號則  
 文皆稱皇帝議遂定趙雄使金議受書禮使具國書稿畧謂尊  
 卑分定或較等威叔姪親情豈嫌坐起上褒之曰朕未嘗論意  
 而能道心中事尋權兵部侍郎奏請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  
 以廣耳目擇監司郡守以補郎官再權禮部侍郎兼國史實錄  
 院同修撰一日上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  
 成治效優劣若不自覺命必大等極言必大條奏陛下練兵以  
 圖恢復而邊將數易是責任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長吏  
 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上嘉納為革二弊江湖旱請捐南庫錢  
 二十萬以代民輸復中書舍人兼侍講上怒其論張說遷官事  
 罷知建寧稱疾而歸久之召除敷文閣待制兼職如故上勞之  
 曰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擢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勸上



儲材以備他日。昔太宗所儲爲咸平嘉祐之用。仁宗所儲爲治平元祐之用。自章蔡沮喪士氣。秦檜忌刻人才。流弊至今。願痛懲之。上以講習武事。日御毬塲。令武士擊毬。必大力陳願。自愛上輒改容謝。時太子亦與司天奏金宿近前星。上俾語太子。對曰。子職以順令爲常。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勸之。自今勿命可也。轉吏部侍郎爲翰林學士。上欲得人共職。問呂祖謙能文否。對曰。祖謙涵養久。且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歷陞禮吏二部。尙書兼承旨學士。禮官議明堂典禮。迺定闕丘合宮互舉之議。以進。久雨請減後宮。給使寬浙郡。積逋命省部議優恤從之。必大在翰林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除叅知政事。每遇大事。宰相不能處。輒以數語決之。上問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議事。何獨無一語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沿爲當然。陛下虚心無我。大臣乃敢自是乎。自今惟小事無隱。則大事何由蔽欺。上深然之。久旱手詔求言。宰相謂此詔一下。州郡皆乞賑濟。恐無以應。必大曰。上欲通下情。而吾儕阻隔之。其如公論何。有介椒房。援求爲郎者。上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尋改知樞密院。奏山陽控扼清口。舊屯軍八千。今雷世方乞止。差鎮江軍五千。若今減而後增。必致敵疑。不若歲撥揚州武鋒軍三千。足之。郭杲又請移荆南軍萬二千屯襄陽。必大言。襄陽固要地。江陵亦屬喉襟。乞留兵二千守江陵。金人還上京。上諭且分諸將出鎮。必大又奏。敵恫疑虛喝。正恐我先動。當鎮之以靜。淳熙十一年。進樞密使。上諸軍升差籍。又劄諸軍點試法。以時點名。察其能否。有自

外解發亦親閱之至帥悚惕無敢容私池州李忠孝奏罷正將  
二人上稱曰此樞使措置之效也金州闕帥臣請令侍從管軍  
共薦毋得私舉或傳大石林牙與金忽魯交兵分據上京必大  
勸上勿輕信既而果妄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首奏今內外晏  
然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不可紛更欲速蠲秀州總制  
錢二萬舉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  
可尚同自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正欲上下相維非止  
奉行文書已也高宗升遐攝太傅為山陵使議川顯仁側遣三  
使至金必大言今昔事殊不當曲徇賀正使至或請易殿御殿  
必大執不可乃縞素就帷幄引見十五年明堂加恩封濟國公  
十一月留身乞去孝皇獎勞再三且諭以朕將饑勦正須卿留  
對曰聖體康強何遽至是上曰事莫大於宗廟而蓋饗多以病

攝禮莫重於執喪而不得常至德壽宮欲不倦勤得乎因密賜  
傳位親札同留正議拜左丞相封許國公命預草詔專以奉几  
筵侍東朝為言二月辛酉朔降詔必大奏自今不得日侍天顏  
因哽噎不能言上亦泫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光宗立問當  
世急務奏用人求言二事進少保益國公李燾草二相制抑揚  
不同遂求去何澹因舊憾劾之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澹論  
不已遂以少保充醴泉觀使判隆興又坐所舉監文思院常良  
孫犯賊遠配降封滎陽郡公寧宗即位求直言奏聖孝敬天崇  
儉久任四事慶元初加少傅致仕韓侂胄使御史施康年劾其  
首唱偽徒私植黨與降少保嘉泰二年復少傅四年薨年七十  
九贈太師諡文忠御題神道曰忠文耆德之碑生平篤意正學  
其徒多依之自侂變後悉皆屏伏餘者改易衣冠以自別異晚



號平園老叟者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嘗奉旨撰選德  
殿記皇朝文鑑序又建三忠堂祀鄉人歐陽文忠脩楊忠襄邦  
又胡忠簡銓為文記之蓋絕筆也一子綸

留正字仲至泉州人從效六世孫登進士授楊江尉清海軍節  
度判官嚴立海防民不敢犯擢知番禺龔茂良薦赴都堂審察  
虞允文奇之名對言國家多事當使文武並用孝宗採其言下  
三省施行遷知衢州陞辭言士大夫名節不立國家緩急無所  
倚仗今欲恢復當崇尚名節上益喜謂其議論耿耿論輔臣除  
軍器監簿歷考功郎官言葉義問督師寡謀幾至敗事不當諡  
恭簡下太常更議時論躐之歷起居舍人時記注上得進御正  
言非設官本意自今乞免許之尋權中書舍人光宗時為太子  
顧見稱曰修整如此其人可知請于上兼太子左諭德俄兼侍

講權兵部侍郎除給事中論張說子薦往視鎮江戰艦挾勢遊  
觀沉舟溺卒不當與承旨洪邦直與邑人構訟不宜在御史皆  
封還詞頭兼權吏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相陛下志在恢復而  
相位不愜望精選人才與圖大計語觸時宰除顯謨閣直學士  
出知紹興俸御史范仲芑劾前帥奸賊詔覈實正力明其非辜  
御史怒并劾正降待制奉玉隆觀祠尋復知贛州奏減上供米  
進龍圖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以簡素聞平西蜀折  
租價歲減酒課三十八萬乾道初羗酋那兒結越大渡河侵漢  
地幾百里正密授諸將方略擒之以歸進敷文閣學士詔赴行  
在歸裝僅書數篋人服其清改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  
五年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時將內禪拜右丞相上顧光  
宗語以留正純誠可託受禪加正奉大夫以奏罷姜特立壽皇

聞之曰眞宰相也。紹熙元年進左丞相奏言陛下祇一皇子嘉  
王居宮牆外非便本朝故事有未出閣而正儲位者矧今出閣  
已久宜早正儲位入居東宮則朝夕相見甚順踰月不報復檢  
漢文帝紀及本朝眞仁二朝典故并呂誨張方平所奏節其要  
語繳奏上不豫外議洶洶正與同列聞至福寧殿奏事處分得  
宜人情以安進封申國公上疾寢平乞歸政不許壽皇聖政錄  
成進少保封衛國公李端友以椒房親手詔除郎姜特立又名  
赴行在正引漢明帝館陶公主唐憲宗名吐突承璀二事奏言  
臣與特立勢難兩立乞罷相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汗卿宜自  
處卽待罪六和塔又奏近年不知何人進把定之說遂至每事  
堅執斷不可回夫天下至大機務至煩事出於是斷無疑貳則  
可以固執聞出於非或致議論必須惟是之從臣恐自此以往

言路遂塞因繳進前後錫資及告敕乞歸至范村不許會冬至  
將上壽聖太后尊號冊寶以正攝太傅爲禮儀使遣左司郎官  
徐詭論旨復入都堂視事冊寶禮成拜少傅封魯國公壽皇疾  
革數請車駕過宮上拂衣起因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退而  
上疏言極激切及崩上復有疾未能執喪正率同列首發大議  
乞早正嘉王儲位方擬指揮以上疾宜立皇太子監國付學士  
院降詔從臣鄭湜奏與正同尋有御筆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  
正見之恐懼佯作請對復不報卽出國門而趙汝愚以內禪請  
于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禪位他日必難處與所論違遂  
中夜肩輿逃去寧宗立名還以爲大行撥宮總護使入賀請車  
駕一出慰安人心及定壽康宮南向撤去新增禁旅詔悉從之  
進少傅屢辭不拜奏陛下勉徇羣情以登大寶遇事每當從簡

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實非頌爵論功之時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論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因怒而退會經筵晚講賜坐奏不敢當上不懌侍御史黃度論馬大同罪正擬度補外上知其情除度右正言又請推恩隨龍人上曰朕未見父母可恩遽及下耶積數事失上意侂胄從而間之罷為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又以張叔椿論落職慶元元年六月詔正以上皇付正手詔八字進入宣付史館復大學士充禮泉觀使初劉德秀自重慶入朝未為所知正謂若留此人班行朝廷必不靜除為大理寺簿深以為恨至是為諫議論正四大罪引用偽黨同危宗社張釜又言之責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西京鄒州居住給事謝源明封還錄黃量移南劍州許自便提舉洞霄宮上章納祿詔復光祿階又以御史林采言依舊官致

仕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復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開禧元年七月薨年七十八贈太師為人謹守法度愛惜名器人不可干以私首引趙汝愚從班卒與共政用黃裳為翊善號稱得人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茂視朝廷會更蜀帥代以戶部侍郎丘密侂胄為其地使曦世襲正又力請留曦環衛侂胄反之卒以致變至於出處大致議者猶惜其去之不勇遂致言者深文指為棄國正客范仲黼嘗對人言趙為同姓之卿留則異姓之卿反復之而不聽則去聞者以為名言有詩文奏議外制二十卷寶慶三年諡忠宣子泰丙端皆為尚書郎孫元英工部侍郎元剛起居舍人

趙汝愚字子直父善應見孝義為人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登

進士第一調寧國判官召試館職除祕書正字孝宗銳意恢復始見卽陳自治之策遷校書郎祖母計歸改著作郎知信與合州遷江西運判入爲吏部郎兼太子侍講遷祕書少監權給事中論內侍陳源不得兼兵職又奏舊制密院文書皆由門下省張說不應變制詔皆從之俄權吏部侍郎兼右庶子除集英殿脩撰帥福建陛辭上言國計四大事淳熙十一年進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請漸抑吳氏兵權諸羗相挺爲患浚懸至悉以計分其勢名還未至值光宗受禪御史范處義論其稽命改知潭州轉太平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召爲吏部尚書奏郊恩太濫伶人胡永年積官至武功大夫乞罷其任立爲定法上不朝重華宮汝愚往復論諫上意悟與盾諱牝內從容竟甘兩宮之情復通四年知貢舉與御史汪藻論有違言及

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奏以非祖宗故事給事中黃裳言汝愚奉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詔補義端外郡遷汝愚知樞密院事入對言臣非敢久辭以嘗論朝廷數事言未見用今陛下已過重華復留正天下幸甚惟武興未除帥臣心不敢安乃以張詒代吳挺始受命時光宗之疾生于疑畏故乍疑乍悟汝愚患之值壽皇不豫寢劇上時御後殿丞相同兩府入請詣重華侍疾上輒疑遽起入內越二日又請有旨令知閣門韓侂胄論宰執並出衆遽出都門俟命壽皇聞之憂甚嗣秀王伯圭傳上意令宰執復入侂胄言昨傳旨令出殿門非都門也請自往宣押乃還六月丁酉夜帝記作戊戌重華大闢相宰執私第報壽皇崩中書以聞汝愚恐上益疑不出持其劄不上次日視朝汝愚以劄付提舉重華宮關禮附進上乃許避北內

至日及不出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壬寅正與汝愚議介  
少傅吳玠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不許因附奏臣等連日  
造南內請對不獲疏又不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相  
與慟哭于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  
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率  
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乃壽皇之母請攝行祭禮是時正汝愚  
之意本以國本係於嘉王非百陳不可欲因簾前奏審宗社大  
計使命出簾帟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  
琚素畏慎直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此議竟格丁未宰臣以下  
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奏請早正儲位又不報越六日再請御批  
云甚好明日擬旨以進乞上親批留正見御批八字大慎修作  
于寔汝愚自慶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殿帥

郭杲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同宗趙彥逾至私第語及國事相對  
而泣微及內禪意彥逾喜汝愚知其與杲善繆謂郭杲儻不同  
奈何彥逾曰某請任之約明日復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諸口  
豈容有所俟願亟往遂不敢入私室退坐屏後以須有頃彥逾  
至議遂定復與徐誼葉適謀可以白意於慈福宮者因薦侂冑  
使以其意轉聞不獲命明日往亦如之侂冑遂巡將退適關禮  
就問侂冑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驚問故  
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  
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  
耳且夕亦去矣言與淚俱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  
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倚太皇太后為可恃  
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

后問侂冑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后令傳諭曰：事順則可，令好爲之。禮出語侂冑，令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執政陳騷，余端禮使郭杲及步帥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內。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王入。汝愚率百官詣簾前，取太皇太后處分。奏曰：禪位事體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擬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卽袖出所擬指揮，以進親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適符前夢云。因奏白：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皇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尚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卽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除汝愚兼權叅知政事，命朱熹侍經筵，悉收名士君子在外者，除汝愚特進右丞相，以同姓方辭曰：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命爲樞密使，又辭。

乃拜光祿大夫。汝愚初倚留正共事，及議撥宮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正議不合。侂冑因而問之，出正判建康。汝愚怒，侂冑不先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冑慙忿，羅黝曰：公誤矣。汝愚亦悟，復見之，然終不懌去。朱熹言當酬以厚賞，勿使預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爲慮。黃度欲論侂冑謀泄，以內批斥度去。熹因講畢極論之，退復具疏諫。內批遽除熹宮觀。汝愚袖批還上，且諫且拜。侂冑怒，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彭龜年論侂冑竊弄威福，又逐朱熹。太暴內批龜年與郡。侂冑勢益張，日夜謀引其黨以擯汝愚。彥逾亦以事定爲功，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愜。與侂冑合謀，陛辭日盡疏時賢姓名，指爲汝愚黨，自是上疑之。會黃裳羅黝卒，侂冑擢其黨京鏜以代汝愚，始孤立。天子益無所倚信，而陳傅良、吳獵、劉光祖等各先後斥去。羣儉和附，疾正士如仇。

弘簡錄 卷一百十一  
警而衣冠之禍始矣。正言李沐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宗社乞罷其政遂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命乃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中丞何澹又劾之落職罷祠罷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竄太府丞呂祖儉編管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衡等數十人以救汝愚也監察胡紘又疏汝愚唱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汪義端行詞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即日怡然就道謂諸子曰侂冑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爲守臣錢鏊所窘以暴疾薨天下莫不寃之有旨復官歸葬既而中止平生學務有用常以韓范富司馬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所著詩文十

三東來

五卷太祖實錄舉要并類宋朝諸臣奏議三 自奉甚約爲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爲相亦然聚族以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蔬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嘉泰二年僞黨寢解追復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贈少保嘉定元年侂冑誅追復官爵諡忠定加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諡配享寧宗廟庭嘉熙初加封福王進周王子九人 長崇憲字履常淳熙八年及第時汝愚侍殿上降再拜以謝初任保義郎監饒州酒庫換從事郎撫州推官父帥蜀辟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幹辦公事監西京中岳廟汝愚旣貶死崇憲痛父非命闔門飲泣終喪不飲酒御內久之詔復汝愚故官崇憲始以奉議郎知南昌縣奉行荒政所活甚衆升籍田令拜命感泣疏辭以爲先臣之寃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所以勸忠孝厲廉恥也俄改監

行在都進奏院復申奏乞以所陳下三省集議如公論果謂誣  
讒乞昭示中外申飭史館則先臣之忠節自明而憲聖慈烈皇  
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矣又疏請正汪義端行詞之冤究趙師召  
妄進對事之罪竟蔡璉與大臣爲仇之奸毀龔頤正續稽古錄  
之繆詔皆從之其後玉牒日曆所重修龍飛事實進呈因其請  
也歷太府監丞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上言今日有更化之  
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者未盡褒  
錄存者未悉顯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亡隱有所規益者  
豈惟獎激弗加兼亦罕見施用媮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  
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又勸上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  
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職盡規  
以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奸愾餘黨窺伺之萌皆懇

懇言之請外知江州修陂塘數千所民苦和糶及負茶引錢設  
法蠲之擢提舉江西常平兼權隆興府及帥漕司事遷轉運仍  
兼帥事復其父所創養濟院俾四方賓旅疾病者得藥與食立  
規約數十條收棄兒鞠之又訪社倉利害更張宿弊召爲兵部  
郎中改司封遷直祕閣知靜江廣西經畧安撫使蠲陽朔修仁  
荔浦之賦靖黎蘿諸洞寇鈔之變復以根本單虛移宜州古縣  
之戍於歸邕要害之地朝廷頗采其言尋卒

葛邲字楚輔江陰人徙丹陽吳興世以儒學名家自高祖密高  
伯祖宮以下五世龢登進士三世掌詞命人以爲榮宮字公雅  
善屬文除知南充值東川饑部使傲守資昌兩州以惠政聞改  
南劍州土豪彭孫聚黨依山澤爲盜吏民莫敢捕宮遣沙縣尉  
許抗諭降之徙知滁秀二州積官祕書監太子賓客治平中轉



工部侍郎卒年八十一密山光州推官至太常博士致仕終年  
八十四爲詩有西崑高致曾祖書思調建德簿投劾歸養近臣  
表其志行起爲泗州教授迎父偕行歷封丘簿漣水令卒年七  
十三特謚清孝祖勝仲字魯卿林希薦試學官復登詞科第一  
除兗州教授入爲太學正上幸學獻賦中書第爲首差提舉議  
曆所檢討官兼宗正丞始皆從臣提舉至是代以郭天信勝仲  
請罷之稍遷禮部員外郎詔議僖祖原廟與石公弼不合坐責  
知休寧尋復職權國子司業命教諸生習雅樂成日遷太常卿  
詔續歐陽脩太常因革禮初止百卷增爲三百卷欽宗升儲兼  
諭德獻仁孝學三論復採歷代太子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  
詔嘉之以不從李彥括田不與朱勗白雀罷歸建炎中起知湖  
州修城郭作戰艦閣士卒卒盜知其有備引去歲饑糶賑振之

民以濟丐祠歸卒年七十三謚文康父立方官至侍從鄧少  
警勉彛夢得陳與義稱爲國器初蔭授上元丞縣當敵衝調度  
百出平擾而辦留守張浚重之御史蕭之敏薦除國子博士輪  
對論州縣受納及鬻爵之弊孝宗獎諭除著作郎權直學士院  
改在正言首論盈虛之理隱於未然治亂之分生於所忽宜專  
以畏天愛民爲先又論征權歲增之害如輦下都稅務紹興間  
所趨茶鹽歲額一千三百萬緡乾道後增至二千四百萬成都  
務額四萬八千緡今至四十餘萬通四川酒額遂至五百餘萬  
緡民力重困至租稅有定數而暗耗日增折帛益多民安得不  
窮乎願明詔有司茶鹽酒稅比原額已增一倍者毋更立新額  
庶少蘇疲氓上特名見復令條陳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侍  
御史論救荒三事累遷中書舍人歲旱應詔言虞允文制國用

南庫之積日以厚戶部之入益以削故近年以來常有不足之  
罷兵後諸將皆以賂得陞其勢必至掊刻取償望益精其選  
給事中繳奏張說子凝除知閣顯仁姪女夫裴良琮落階官  
又言廣西議更鹽法前時漕臣嘗給羣商沒入其貲今復議行  
民必疑慮且有後悔除刑部尚書同知密院為東宮僚屬凡八  
年孝宗書安過二字以賜又出梅花詩命屬和眷過甚溼光宗  
受禪除叅知政事勸上專法壽皇正風俗節財用振士氣執中  
道恤民力選將帥收人才擇監司明法令上嘉納除知樞密院  
事紹熙四年拜右丞相為人躬履實踐不為浮虛專守祖宗法  
度薦進人物博采公論惟恐其不聞之五年除觀文殿大學士  
知建康改隆興請祠寧宗卽位疏言今日之事莫先於脩身齊  
家結人心定規模起列紹興府簡期會親錢穀理獄訟不以相

臣貴重而簡細務改判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薨年六十  
六贈少師諡文定配饗光宗廟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冊曰兩朝大事不可搖奪夾日乘龍天胡降割賢哉關閣  
有功不伐懿矣葛公五世秉芻

韓侂胄字節夫琦曾孫父誠娶憲聖皇后女弟仕至保寧軍承  
宣使侂胄復妻憲聖姪女以蔭歷閣門祇候宣贊舍人帶御器  
械淳熙末領武功大夫汝州防禦使知閣門事趙汝愚議定策  
時侂胄往來傳道憲聖語頗有微勞語在汝愚傳寧宗既立侂  
胄請推定策功汝愚辭曰吾宗臣汝外戚何敢言功僅遷侂胄  
宜州觀察兼樞密都承旨始大缺望然以傳宣詔旨寔見親幸  
又托肺腑時時竊弄威福黃慶朱熹彭龜年相繼斥去侂胄進  
保寧軍承宣使自是益用事與同知閣門書川劉敞相厚善敞

尺位小人

知書自負亦以汝愚議內禪時弗使已聞內懷不平見侂胄  
汝愚深謂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恐不免嶺海  
行矣侂胄愕然問計攷曰惟有用臺諫爾又問若何而可攷教  
以御筆批出一時言路悉用其黨汝愚始危侂胄欲逐之而難  
其名謀於京鏗鏗曰誣為同黨則一網可盡也李沆遂奏汝愚  
同姓而居相位將不利社稷上疑之又設偽學之目指汝愚為  
首益用何澹胡紘網括知名之士條奏汝愚有十不遜語必置  
之死又忿留正舊在都堂衆辱侂胄令劉德秀論其引用偽黨  
罷去加侂胄開府儀同三司時迎合者皆以攻偽學為言然尚  
惟清議不欲顯斥熹侂胄意猶未快以葉翥嘗要倪思論偽學  
擢為執政陳賈素常攻熹名除兵部侍郎與臺察沈繼祖誣熹  
十罪落職罷祠劉二傑入對言前日偽黨今變而為逆黨侂胄  
大喜即日除右正言而坐偽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王洸  
請令省部籍記其姓名姚愈請降詔嚴禁皆得遷官施康年陳  
謙鄧友龍林采皆以攻偽學久居言路張釜張巖程松皆由此  
秉政云四年侂胄拜少保封豫國公追諡其父五年進太保六  
年又進太傅封平原郡王有蔡璉者嘗得罪汝愚執而黥之侂  
胄使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欲追逮彭龜年曾三聘徐誼沈有  
開下大理鞠問張仲藝力爭乃止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言道  
學不可禁諱誅侂胄用周必大為相侂胄大怒杖祖泰流欽州  
必大亦坐貶侂胄又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  
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規策進者京鏗  
死侂胄意亦稍厭張孝伯謂不弛禁恐不免報復之禍乃還趙  
汝愚朱熹職復留正周必大徐誼等爵秩偽黨之禁寢解嘉泰

元年拜太師監太平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用文彥博故事平章國政倪胄繆辭謝乞致仕不許羣小阿附勢焰熏灼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言路阨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謂之月課或有勸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恢復之議興矣安豐守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詔中外諸將密定行軍之計陳自強乞命兼領平章鄧友龍等繼請特除平章軍國事太常蕭達李璧論定典禮三日一朝因至都堂班序丞相之上三省印匱納其第昵蘇師旦為腹心躡除定江安遠軍節度使於私第置機速房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又自兼國用使司諫易被少卿陳景俊博士錢廷玉皆爭言恢復計倪胄復日一朝降詔趣諸將進兵未幾皇甫斌郭仲等俱敗金人渡淮攻廬和真揚取安豐濠又攻襄陽倪胄急乃出家財二十萬助軍以丘宥督視江淮軍馬又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謂用兵乃蘇師旦鄭友龍皇甫斌所為非朝廷意金荅書甚倨謂師旦等安得專且多所要素又遣書許還河北流民及今年歲幣金人尚未許會宣撫使郭倪戰敗吳曦又叛舉朝震駭倪胄連遣方信孺使北請和以林拱辰為通謝使金人欲責正隆以前禮賂以侵疆為界且索犒軍銀數千萬而縛送首議用兵之臣信孺歸微及之大怒罷和議起辛棄疾為樞密都承旨會棄疾死乃以殿前都指揮趙淳為江淮制置使復銳意用兵時公私之力大屈蜀口漢淮民死不可勝計倪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陰謀誅之皇子榮王入奏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詔翌日伺其入朝夏震以兵三百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殺之斬蘇師旦於廣東倪胄凡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

權震寓內。嘗鑿山為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皇壽。昔思  
 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者。往往垂涕。顏械草制。言其得聖  
 之。荷易。被換。答詔。褒為元聖。四方投書獻頌。謂伊霍且爽。不足  
 以擬其勳。有稱為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舜乞置王府官  
 屬。皆當之不辭。所嬖妾張譚王陳。皆封國夫人。每內宴。與妃嬪  
 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至是皆論罪杖徒餘。數十人縱遣  
 之。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御物。其僭紊極矣。始熹與龜年論奏  
 時。吳琚語人曰。帝初無固留意使再有一人。繼言去之。易爾自  
 劉敞教其稔惡。卒至禍國喪家。敞之罪深矣。哉嘉定初。金人求  
 函侂胄首。乃命臨安府斲棺取其首。遺之。無子。以魯誼子為後。  
 名彭。削籍流沙門島。  
 余端禮字處恭。龍游人。登進士。知烏程縣。蠲民丁絹錢。歲凡六

萬縉名對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擊  
 其氣。敵彊者先實後聲。以養其德。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  
 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聖訓謂先聲後實也。越謀吳。外講盟好。  
 內修武備。使種蠡陰和。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  
 用能一戰而霸。所謂先實後聲也。今欲謀恢復。其事異於漢而  
 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為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  
 之投機者有四。因其內變而擊之。若單于困於三國之攻。而宣  
 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池之  
 役。而越兵入吳。此持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  
 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蹙其後而威之。若高祖之  
 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先機之已至。不可以  
 後。可謂通達事體矣。遷監察御史。歷太常。少卿。詔以來

歲祈穀上。春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道故事端禮言祈穀之制。春祭天地於丘前期享於太廟。視冬至郊祀之儀。此制。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若如明道之制。以郊而施之殿庭。亦將以明堂而施之壇壝乎。禮之失。自端禮始。雖死不敢奉詔。上爲之止。俄權兵吏二部兼太子詹事。出知太平光宗立。名見言。天子之孝不與庶人同。陛下孝於壽皇。當如舜之於堯。行其道可也。武之於文。繼其志。述其事可也。凡壽皇睿謀聖訓。仁政善教。所嘗施於天下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則足以盡事親之孝矣。授集英殿修撰。知贛州。還爲吏部侍郎。權刑部尚書兼侍講。以煥章閣直學士知建康。紹熙四年。召拜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與趙汝愚合奏。請易蜀帥上意。未決。端禮居家待罪。復言所請爲全蜀與東南計。今若置匪其人。是無蜀也。無蜀。是無東南也。奈何遲遲不報人。將生心。壽皇崩。首贊宰相。留正當。如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請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乃始以聞。及汝愚得請。皇子嘉王流涕。固遜端禮。奏太上遑豫大喪。乏至安危之機。在於呼吸。太皇太后非爲陛下計。乃爲太上皇帝計。爲國家宗社計。也。奈何堅持退讓。將守區區之小節。而昧天下之大計乎。上始矍然收淚。側身就御坐之半。復再拜固請。乃正御坐。進知樞密院。兼叅知政事。與汝愚同心輔政。嘗言士論未一。非處恭不能任。及侂冑漸竊威柄。謀逐汝愚。端禮不能止。但長吁而已。慶元

元年代為右丞相頗知擁護善類佞冑憾浙西常平黃灝以放  
民租竄逐知婺州黃度以庇屬吏褫職皆與執奏然竟不能免  
其相恒抑鬱不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  
宮頭之判潭州移慶元拜少保郇國公致仕薨贈太傅諡忠肅  
子嶸工部尚書

京鏗字仲遠豫章人登進士龔茂良帥江西與之給事中王希  
呂言其蚤登儒級試令有聲求執法官此其人也得引見問政  
事得失時孝皇初政羣臣迎合多言恢復之功旦暮可望鏗獨  
論天下之事未必驟如人意今日民困兵騷士氣頹靡上以其  
言切至擢為監察御史累右司郎官接伴金賀生辰使上方居

憂不欲引見鏗以旨却之使者請少留鏗曰信使之來以誕節  
也誕節禮上自不居留何名乎嘉其稱職轉中書門下檢正諸  
房公事金復遣使來弔詔遣鏗使金報謝至金請免宴及郊勞  
不從又請撤樂謝以無旨鏗遺之書曰鏗聞鄰喪者春不相偶  
里殯者不巷歌今鏗銜命而來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郊勞  
之使錫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  
樂是於國家為悖理於臣節為悖義豈惟貽本朝之羞亦匪昭  
北朝之懿相禮者再三迫之鏗弗為動上聞之喜語輔臣曰士  
大夫平居孰不以節自許有能如鏗執禮為國家增氣者乎故  
事使還當增秩周必大言此乃常典如鏗奇節特命權工部侍  
郎四川闕帥擢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到官首罷征歛弛利以  
予民瀘州卒殺太守擒而斬之蜀以大治召為刑部尚書寧宗

位擢簽書樞密院事慶元初擢知院事轉參知政事二年拜  
右丞相得位之後一變素守首為侂胄畫策陷趙汝愚凡諸善  
人立偽學之禁以是得罪天下萬世末論宦者王德謙除節度  
使請裂其麻亦無及矣六年進左丞相以年老罷免卒

謝深甫字子肅臨海人少穎悟刻志為學積數年不寐夕則置  
餅水加足於上以警困怠父景之識為遠器臨終語其妻曰是  
兒當善教之母攻苦守志督其力學登進士調嵎縣尉有姬受  
人賂冒道旁死者為子哭訴仇人殺之深甫為廉得姬子遂止  
其罪越帥方滋錢端禮皆薦調崑山丞司業鄭伯熊謂文士世  
不乏求巨眼如深甫者少聘為浙漕考官一時稱得人嘗曰文  
章有氣骨如泰山喬嶽可望而知改知青田葛邲頗思魯王蘭

復薦孝宗名見言今日人才榜中侈外者多妄誕辯口激者  
多炫鬻激昂者急於披露而或近於好夸剛介者果方植立而  
或鄰於太銳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以為立異故言未及酬  
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趨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  
習為軟熟畏避苟且因循年除歲遷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  
倚仗臣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既悉其實則涵養之以蓄其才  
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封殖勿使沮傷上嘉納因問當世人才  
對曰薦士大臣職也小臣來自遠方不足以奉明詔上領之論  
宰臣曰謝深甫奏對雍容有古人風除籍田令遷大理丞江東  
早擢為提舉常平講行救荒條目所全活百餘萬人光宗禪位  
以左曹郎官借禮部尚書賀金國生辰還除右正言韓侂胄破  
格轉遥郡深甫封還內降進士俞古言事語涉詆訐謫送瑞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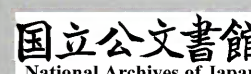
治同諫鄧駉以論近習左遷皆力爭之紹熙三年知臨安三年  
徐工部侍郎入謝面諭卿為政能得寬猛之中進吏部侍郎兼  
詳定敕令官四年兼給事中論陳源予祠姜特立復用張子仁  
除節度使疏十一上命竟寢自是禁廷燕私左右有希恩者上  
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寧宗立除煥章閣待制知建康改御  
史中丞兼侍讀朱熹奏禮官議祧僖祖以為不可深甫言其攷  
訂有據復之慶元元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二年參  
知政事三年知院事六年進登紫光祿大夫拜右丞相封申國  
公進岐國光宗山陵為總護使還拜少保改封魯國嘉泰元年  
以言避位不許名坐賜茶御書說命中箝及金幣賜之金使入  
見不如式寧宗起入禁中深甫端立不動命俟於殿隅帝再御  
殿乃引使者進書迄如舊儀時善類空虛國已不國有余熹者

上書乞斬朱熹且指蔡元定為為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  
元晦蔡季通不過相與講明其學耳有何罪熹在安嘗行進以  
禁其餘尋乞骸授醴泉觀使明年拜少傅致仕有星隕于居第  
遂薨平生出處之迹若無可議然嘗一劾陳傅良再論趙汝愚  
史皆泯沒其言孫女為理宗后追封信王易封衛魯國王諡惠  
正

陳自強字勉之閩縣人嘗為侂冑童子師登淳熙進士慶元二  
年入都待銓欲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出入其家為言於侂  
冑一日名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為設茵褥于堂向之再拜徐  
曰陳先生老儒泪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錄數月  
轉國子博士又遷秘書郎入館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  
中丞入臺未踰月簽書樞密院事由選人至兩制纔四年嘉泰

元年參知政事踰月知樞密院事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祈衛恭  
 宣國公侂胄包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  
 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  
 事請必諧價而後予日押空名劄送侂胄家須用乃填三省不  
 與聞也適都城火所賂一夕煨燼侂胄首遣之萬緡執政及列  
 郡聞之莫不相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更倍所失之數自為國  
 用使培克民財州郡騷動方侂胄欲為平章猶畏眾議自強首  
 率同列援引典故居然當之每呼侂胄必曰恩父又曰帥王語  
 人恒願一死以報呼堂吏史達祖為兄蘇思思為叔侂胄將用  
 兵遣使北行審敵虛實乃薦陳景俊以往吳曦有逆謀求歸蜀  
 厚賂自強語侂胄曰非曦不足以鎮坤維乃縱之歸迨侂胄誅  
 先一日周筠謂事將不善自強議用林行可為謀議欲盡擊謀  
 侂胄者是日行可方對自強坐待漏莞即日罷出國門迨三官  
 永州居住又責節度團練副使雷州安置籍其家議者謂侂胄  
 奸兇誤國自強實為之表裏而縱曦之叛尤宜明正典刑竄徙  
 未足蔽辜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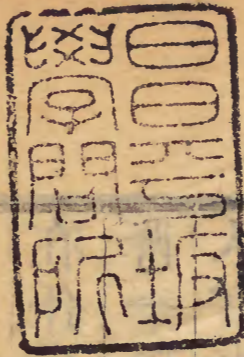
錢象祖吳越王裔孫祖端禮字處和以恩補官通判明州治有  
 聲累加直祕閣右文殿脩撰高宗以為材擢知臨安府版曹權  
 戶部侍郎兼樞密都丞旨建言易楮為幣以資國用即委端禮  
 經畫分為六務出納有法幾月易錢數百萬為湯思退所喜真  
 除吏部侍郎時孝宗銳意恢復端禮與尚書韓仲通論經費所  
 入有限更有調發不易支吾上云須恢復中原財賦自足因奏  
 恢復未可必經度目前所用且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為戒  
 早決和議為社稷至計乃以充淮東宣諭使一意附思退詆張



後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遂罷  
浚都督自此議論歸一思退復留端禮又疏言遣使發兵僉行  
不悖使以盡其禮兵以防其變若必待書至而後遣設或有見  
賜之語不若先遣以釋其疑無何金帥僕散忠義分兵入寇命  
試兵部尚書參贊軍事諭曰前後廷臣議論獨卿不變俄賜進  
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請以王抃持誓書與金  
帥議和許割商秦地歸被俘人惟除叛亡不與餘略同紹興世  
為叔姪之國減銀絹五萬易歲貢為歲幣金皆聽許兩好復成  
除端禮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時久不置相端禮自以首  
參默窺其位皇長子鄧王夫人端禮女也御史唐堯封言帝姻  
不當執政不報館閣士上疏排端禮皆坐黜刑部侍郎王弗陰  
附之建為國是之說以助其勢屬鄧王立為太子遂引嫌除資

政殿大學士提舉德壽宮兼侍讀改洞霄宮起知寧國移紹興  
在任貪暴多籍人財產有詣闕陳訴者為侍御史范仲芑所劾  
降一職淳熙四年八月薨贈銀青光祿大夫謚忠肅象祖以蔭  
入官嘉泰四年為吏部尚書賜進士出身同知樞密院事因諫  
用兵侂冑責其懷奸避事罷為資政殿學士俄奪官貶知信州  
期年而政成大新學宮置明輝閣以延文士一時士習為之不  
變復除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會楊后謀誅侂冑弼其兄次  
山與史彌遠謀彌遠轉告象祖首以為然以告李璧謀計已行  
象祖猶欲奏審璧恐事泄乃已侂冑已誅三日象祖等俱赴延  
和殿以告帝猶未信象祖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强曰有旨罷政  
自强即上馬回顧曰望大參保全乃以誅侂冑事移書金行省  
三遣王柟賫書請復川陝關隘開禧二年十二月授正奉大夫

為國用使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嘉定元年轉左丞相除特進兼  
太子少傅十二月罷為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卒追封魏國公  
諡忠靖  
用曰方彞忽翳妖變為魔騰沸傾翻人將奈何天定可期  
虺鼠日多斯文公誼惟此不磨



皇簡錄卷一百一十一

